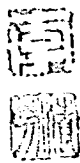


送榆關喋血劉執河棄守

李清



「從榆關喋血到熱河棄守」目次

頁數

榆關喋血熱河棄守感言	一
榆關陷落前之肉搏激戰	一
榆關事變真相	六
榆關旌旗變色	八
抗日軍士苦戰	九
慰勞忠勇將士	一一
日軍準備西犯	一四
九門口入敵手	一五
中國政府決心抵抗	一九

從榆關喋血到熱河棄守目錄

一

137649

張學良電中央	一九
中央報告國聯	二二
外部發表宣言	二四
張向記者談話	二六
日方捏詞反噬	三一
日提欺妄聲明	三四
曲解辛丑條約	三六
外部再提抗議	三七
榆關陷落世界震驚	四一
歐美關切榆事	四一
美人反日示威	四七

日本有識國民之憂國論……………四九

軍民同憤慨共赴國難……………五四

各將領紛電請纓……………五四

全國各界激昂表示……………五七

中國婦女救濟東北協會……………五九

燕大抗日會……………六一

華北將領表示誓死堅決抵抗……………六二

山河破碎青年激發愛國心……………六四

仲乃安愛國自殺……………六四

鍾天鐸北上殺敵……………六五

楊毓麟上書中委……………六七

李德培泰山絕命……………七〇

從榆關喋血到熱河棄守目錄

平僧界奮起抗日……………七二

安德馨營長死後哀榮……………七五

安德馨遺體運平……………七五

平市各界悼國殤……………八〇

日軍圖擾華北之陰謀……………八五

漢奸賣國求榮……………八七

平津秘密活動……………八九

榆關陷落侵熱聲浪緊張……………九三

日方圖熱已具決心……………九三

中國積極準備抵抗……………九八

宋院長演說……………九八

張湯等通電	一〇〇
宋張電日內瓦	一〇一
歡宴席上湯玉麟演詞	一〇四
宋致前方將士詞	一〇六
日軍三路進攻熱河	一一一
開魯朝陽失守	一一一
日提荒謬節略	一一五
外部嚴詞駁斥	一一六
日軍犯熱之天津	一二七
熱河棄守之經過	一二三
湯玉麟不戰承德棄守	一二三

熱戰失敗原因分析	一二四
宋代院長發表談話	一二七
監察院各委彈劾張湯案全文	一三一
監察院呈中政會	一三一
邵鴻基提劾湯玉麟文	一三二
劉莪青等彈劾張湯文	一三三
高友唐等彈劾張湯文	一三六
監察院呈國府原文	一三九
熱河棄守華北政局一變	一四二
張學良辭職	一四二
蔣委員北上	一四三
蔣氏北上經過	一四五

蔣張會面一幕	一四六
張學良實行下野	一四七
張勉部屬報國贖愆	一四八
各將領之態度一斑	一四九
軍隊善後佈置已定	一五〇
國府明令准辭	一五三
何應欽視事	一三五
張學良離平飛滬	一五五
本書結束尾聲	一五七

從榆關喋血到熱河棄守目錄

榆關喋血熱河棄守感言

伯珍兄編「從榆關喋血到熱河棄守」既竟，索文於予，因痛心柄權者

之措置失當，遂罔顧忌諱，草爲感言以應之。

楊汝泉

日本之吞併朝鮮，爲侵略滿洲之初步。自一九〇一年日本蟻據中

三十年之慘淡經營，遂奠定侵略滿洲之基礎。嗣以東北當局對於日本之謀滿有所醒覺，於一九二五年以一億萬元完成Q字形鐵路，日俄T字形鐵路線於是處於包圍地位；致昭和五年滿鐵入款減收三千萬元；日本經濟，因是遭受巨大影響，舉國顛狂！強以中國不得在中東線建築平行線鐵路爲口實提出抗議，以未獲結果，致圖謀滿洲之心日益亟，遂促成九一八之變。

以東北當局對於東北之精心建設言之，其對日本之謀滿，似有所備；不料於九一八事變暴發之頃，竟棄甲曳兵而走，軍實之損失，財產之被劫，人民之喪亡，猶其小者。爲期不久，而失地千里，當局尙美其名曰「不抵抗」，曰「鎮靜」，是直不知羞辱爲何事！喪心病狂；至於此極！析其骨而食其肉，不足惜也！然



則其竭精建設，果爲何事乎？設非藉建設之美名以營投機買賣俾墜其苜蓿，何致棄權喪地前後異趣至此哉！

以軍實之損失論，其損失之數量，足抵相當抗敵之時日，於其棄之資敵，寧與之一拼，豈不勝於棄甲曳兵而走乎！或曰：『此蓋有說也：當是時，本期和平解決，收回失地，若與之抗，則難期收復也』。此真柔懦無知之見也。夫日閔之謀滿洲，早具決心，今不費一槍一彈而略地千里，又豈肯無條件奉之與我當局；（？）彼與其得而復失，何竟犯大不韙而起釁，其所以不顧一切而尋衅者，又果何爲哉？縱令當時和平解決，又與我何利。

或圓其說曰：『當局非不抗也，力不敵也，與其不敵而抗之，寧若保全實力，以圖後效。』子曰：舉國上下，悉知中國不能敵日閔也，君言誠是。但吾所疑者：不戰失地，戰亦失地；不戰棄其軍實，戰亦棄其軍實；寧與之一戰。如是則我喪力十之七，彼亦喪力十之三；豈不聊勝我棄其十彼不勞而取其十乎？

或又曰：『非不戰也，與之戰，則必致事態擴大，是抵抗之損失，恐倍於向

之所棄者也。」予曰：誠哉言也！設我不與之抗而彼亦擴大其範圍，我又當如何？或無言以對。果竟不戰而又失錦州，進而復失榆關之險，吾言不幸而中。

所謂榆關喋血，不過放棄榆關耳，不過退防石河陣線耳。以號稱數十萬之東北軍隊，坐令少數日軍不勞而得平津門戶；當局者不思所以勦除而退防，是即所謂喋血乎？所謂軍事當局，果何所居心耶？

自藩變以至東北三省淪亡，與榆關失守，熱河陷落，中央之最大工作，爲屈膝於國聯，以求公平之裁決。結果敷衍遷延；決議案宣言，報告書之累積，等高戰神之身，一未能行；戰神惟睨之而冷笑。意謂不足以措矢也。國聯既爲日閥勾結列強爲援而慘遭失敗，中央則仍表示「始終擁護國聯，」此何說也？國聯者，國際之合事老也，合事老中既有密結日閥之份子，是我之仇也；其與日閥無關涉之弱小會員國，雖同情於我，然鷄筋不足以當尊拳，又何足持？此孕懷鬼胎之合事老，既無利於我而偏於日，我却始之，終之，擁之，護之，尊之，崇之，屈膝卑顏而侍之。誠令人百思而不得其解者也。

全國黨政機關，軍事首腦，由瀋變以至熱河陷落，發宣言，散傳單，貼標語，草演說，拍通電，氣勢洶洶，儼然弓上弦，刀出鞘，各具奮勇殺敵之概，誠足多也。結果則遷新都，建陪都，回舊都，高唱抵抗，空言應擾，無補實際如故也。此曰：「我軍士氣甚盛，已具抗敵決心，雖剩一兵一卒，誓與周旋。」結果一卒未損，一彈未發，不戰而退。彼曰：「國家寸土，矢共存亡，責在執戈，決心久具。」結果三省淪亡，我固尚在也；榆關失守，我固尚在也，熱河陷落，我固尚在也，「存亡」云乎哉「執戈」云乎哉！「決心」云乎哉！具決心者，惟有仲乃安，暢毓麟，李德培等無槍桿之志士耳；惟有少械彈，無儲糧，飲雪嚼血之所謂雜牌軍（義勇軍在內）耳。若正堂堂，有地盤，有械，有彈，有糧，有餉之所謂正式軍隊，則未曾與敵一戰也；此非兵士之不足用，兵士之上有飽暖而不思戰者耳。

孔祥熙曾發表意見曰：「最好我們扛着槍桿上前線。」此真大人之言也，「最好」，誠然最好，全民族無不以此「最好」為最好，但能「最好」否？既曰「

最好」矣，何不隨之而最好去。嗚呼！槍如何扛？彈如何發？前線何在？以堂堂部長，動發無意識之空言，喪地失土，悉坐此弊，可勝嘆哉！

以民衆之負擔言之，十餘年來之內戰，已精疲力竭，自九一八事變以迄於熱河失守，軍政當局明令之徵發，惡劣官兵之敲詐，人民益處羅掘之境；其供給之數量，誠能用之軍事，未嘗不足以克敵，乃竟一無防設，望風披靡。人民以最後一滴血汗所得之代價，固如是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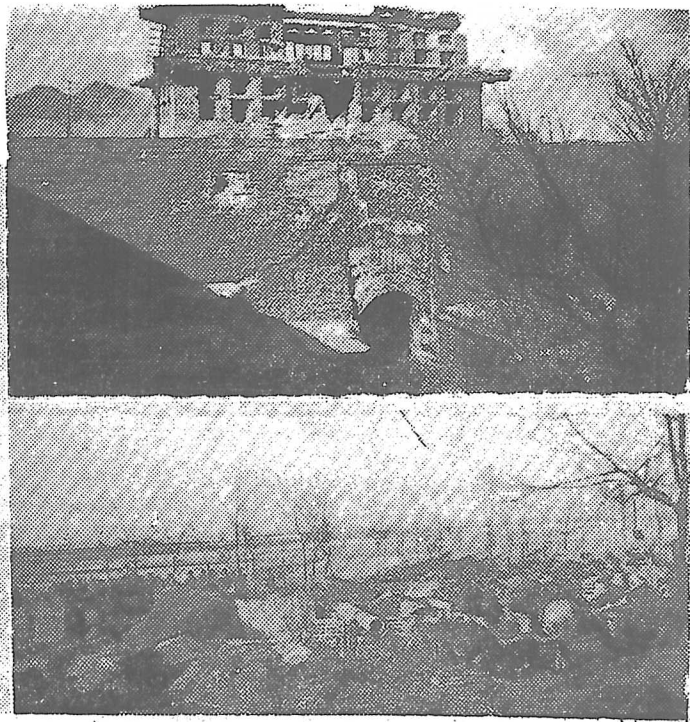
負華北軍事之責者，事前既因循悞事，事後毫無奮發，以期激礪士氣，俾作萬一規復之思，乃竟引咎而退，出洋遠游，「矢其存亡，」墨藩未乾，如此即足以了之乎？設負守土之責者失土後以引咎了事，則天下事，無不可了者；是舉國囚犯，皆可破籠而出，罹罪者皆可援其例而引咎以了之。

當熱河之棄守也，張學良親信爲之代辯曰：『……熱河問題，張更代人受過，緣張之綏靖主任，早經取消，改組爲北平軍委分會之後，張並委員一席，亦未擔任，分會委員長一席，……張權爲代理，熱河防守失敗，……誤在到個計

劃中央靠地方，地方靠中央……熱河政治太壞，民心早失，……」云云。代理委員長，其責豈不大於委員乎？以是爲辯，代者何事？理者何事？中央靠地方，爲中央之非，地方靠中央，豈地方之是非乎？明知熱河政治「太」壞，民心「早」失，何不早爲之謀？「國家興亡，匹夫有責」，况堂堂代理委員長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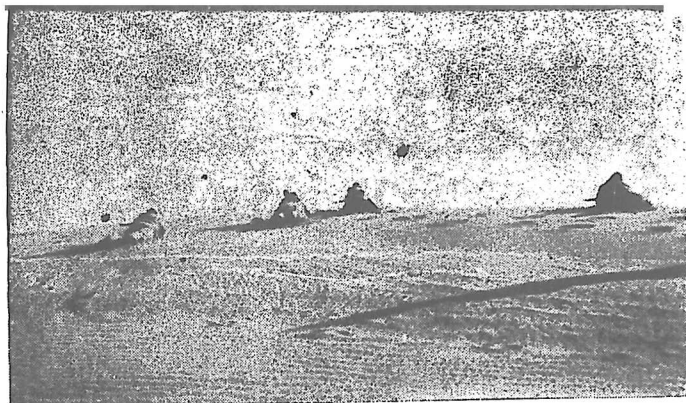
國人對於抗日官兵之飢寒交迫，爲國犧牲，咸俱同情；所惜者將帥不得其人，各懷利己，既無設備，又失機宜，致喪地棄城版圖變色。驅飢寒之兵以抗強敵，宜其難於奏效也。夫「虎將將羊兵，羊盡爲虎」，其如將帥皆羊之不若何？是非兵之不足用也。張在臺時，中央因人而推諉地方，以致戰無不敗；茲張學良已走，軍政大權已由張氏「還」諸中央，今後將看中央策應如何耳。

榆關
戰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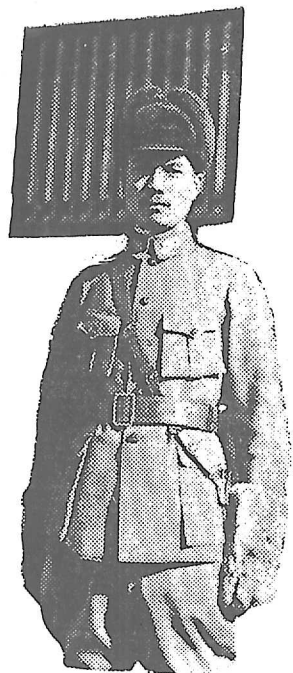
石河前線防禦工事





下爲石河防禦工事
之健兒





右：

臨承警備司

令何柱國

下圖石河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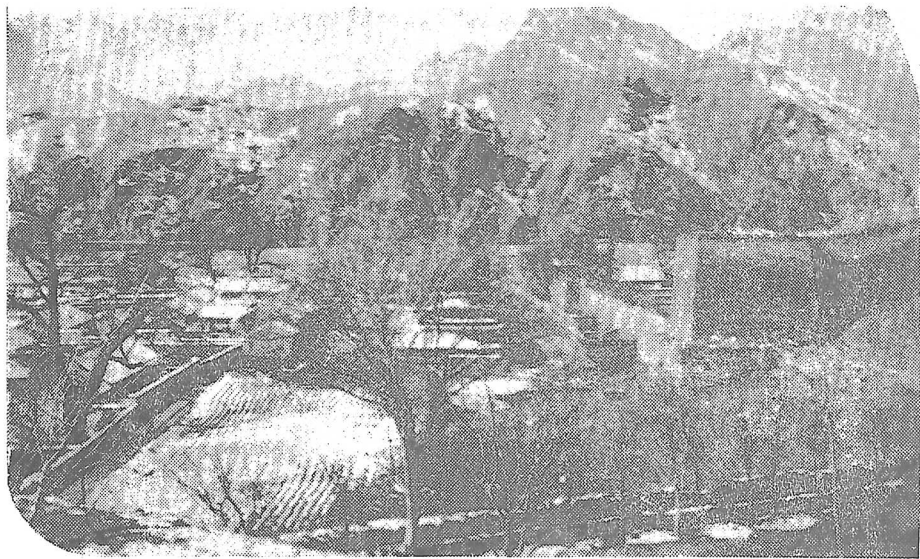
線防禦工事

(三)





影留河熱察視(者立中)長員委代張偕(左)長院代宋



○列環巖巖，北東縣雲密省北河在口北古按
○衝要之經必入出間德承平北爲，車通僅路

隘要口北古之市爲山就

從榆關喋血到熱河棄守

榆關陷落前之肉搏激戰

自去年一月三日錦州失守，榆關即爲中日衝突焦點。臨榆警備司令何柱國早既表示，『慷慨赴死易，從容就義難，』因何氏苦心應付，一年以來，幸無事故。去年十二月八日日軍無端啓釁，砲轟榆城，賴何氏委曲求全，和平了事。中央正指責何氏之際，元旦夜間日人二次進攻榆關矣。何氏正在北平會商防務，事發後乃匆匆東返。血戰二日，榆關卒於三日下午失守。暴日之慾望難滿，華北形勢，危如累卵，嗟我國人，其一致奮起殺敵！

去年十二月八日，錦州第八師團之鐵甲車，以追擊義勇軍爲名，突向山海關射擊三十八砲，意欲挑起正式戰事。惟榆關本歸落合防地，受華北駐屯軍司令中村之指揮。該鐵甲車未得落合同意，遽欲挑戰，落合頗不贊成，遂出而調和，並

介紹何旅長與第八師聯隊長谷義一會見，致其挑戰目的，未能實現。第八師團因此對落合極致不滿，責其不肯和衷共濟，有失該團軍人顏面。第八師團深畏關外義勇軍之威，謂肅清義軍，非戰榆關不可，落合阻碍軍路，尤屬有背軍人職責。又我榆關商人，因落合有調解戰事之勞，故對落合有所酬答。落合部下遂羣起責難，迫其攻佔榆關，以完成第八師團侵略計劃。其中以兒玉中尉尤為激昂，自告奮勇，率其所部一連，首先發動。落合無以自解，遂任部下自由行動，侵略友邦領土之國際戰爭，遂由此造成，該國軍人之跋扈可見一般矣。

至於日軍此次所資挑釁之口實，係於一日夜間發動前，先由其憲兵隊自將其室門炸燬，並在車站憲兵分駐所及偽國警察廳門前，投擲炸藥之洋鐵罐，響聲雖類似炸彈，而不足傷人，以此藉口，謂我方有挑戰之意，佔領車線，割斷電線，取走機械，並站上鳴槍示威，南關遂被其佔領。斯時駐軍第九旅旅長何柱國尚在北平，當由旅部陳秘書親赴駐屯軍司令部質問。據稱彼不詳知，令我方調查，並提出避免萬一場合時令我方居民避難限五十分鐘答復之條件。至夜十二時許，日

方提出條件四項：（一）南關歸日方警戒，（二）撤退南關駐軍，（三）撤退南關警察及保安隊，（四）撤退城上守兵，限即時答覆，否則開始攻擊。其後復要求開放南門，將南面城牆歸日軍戒備，經我方堅決拒絕。

日方之無理要求，既被我方拒絕，豈不待我方正式答覆，即按照其原定計劃，配置部隊，並將我南關外警察繳械，馬分局長亦被監視，城外槍聲，澈夜不絕。於一月二日午前七時，突有日軍守備隊三十餘名，將我南關警察槍械繳去，同時並利用民間木梯，攀登城牆，希圖進城，我官兵當時並未遽然還擊，準備擄獲敵人，以作交涉根據，該日兵遂益無忌憚，爬至城牆中間，竟向城內投擲手榴彈，將我守城士兵擊傷四名，同時並有敵人三千餘人，配有野重砲約四十餘門，沿石河鐵橋東端南關車站二里店。五眼城。吳家嶺之線佔領，鐵甲車三列，在長城缺口外石河橋及車站各地配置，另有坦克車二十餘輛，兵艦二艘飛機八架，開始聯合向我陣地攻擊，攀城跳壕，硝煙四起，叫殺連天，死傷枕藉，苦戰兩時餘，因我官兵沉着應戰，故雖前進咫尺，卒彼擊退，及薄暮後，遂成時戰時輟之狀態

，三日午前十時，敵以海陸兩軍之重砲及攻城重砲，聯合空軍爆擊之威力，由南關向南門力攻，燃燒轟炸，硝烟連天，火光遍地，土崩瓦解，南門城樓以及城內諸大建築物炸燬淨盡，人馬傷亡，超過半數，南門角樓·西南水門一帶，戰鬥激烈，守城官兵自安營長德馨以下，第二·第三·第四·第五各連連長同殉於難，排長以下士兵傷亡幾盡，而敵之坦克車復由南門衝入，敵之步兵在飛機重砲掩護下攀城而上，因之北門至東北城角亦被敵人佔領，本人當率預備隊第一連及第四連之二十餘名官兵，與敵之坦克車巷戰，連長趙壁負重傷，排長以下又傷亡過半，此時四門均將失守，雖欲苦戰，亦無濟於事，城內巷戰後，殘餘官兵或由北水門退出，或由城牆上跳出，斷股折臂，厥狀悽慘，戰鬥之激烈，爲今世所希有，卒因兵力薄弱，武器懸殊，官兵傷亡過重，捉襟見肘，無險可據，迫不得已，乃撤至石河西岸之線，嗣因該部損失過重，復調回後方加以整理補充，準備繼續抗禦，至於該支隊在榆關作戰時兵力之配備及敵軍佈置如次。

敵軍兵力，其概數爲駐榆日守備隊並憲兵以及偽國警察，共三百餘人外，由

綏中調來步兵約三千餘人，野戰砲及野戰重砲四十餘門，飛機八架，鐵甲車三列，坦克車二十餘輛，南海面日艦兩艘，敵軍配備及攻擊目標，敵步兵沿石河橋東端南菜園南門，二里店，五眼城，吳家嶺之線佔領陣地，砲兵在鐵道南高地後南營子，五眼城，吳家嶺同時佔領陣地，鐵甲車於長城缺口外及車站石河鐵橋各配置一列，戰鬪開始，即用砲兵火力及鐵甲車兵艦重砲同時向南門城樓，鼓樓，東南角樓，第一關各處猛烈砲擊并由飛機向我陣地及城內各處爆發擊，以石河橋配備之敵牽制該團西關之兵力，二里店吳家嶺之敵牽制我軍北水關角山寺之兵力，南萃園及南關一帶之步兵主力，在砲火掩護之下，用梯攀登，迄正午南城門曾一度被佔，經孫團附帶預備隊反攻恢復，午後二時，敵復增加坦克車衝撞南門，頃刻即被敵砲火擊燬，步兵隨坦克車掩護下衝入南門，巷戰甚久。

我軍兵力配備，以第一營佔據西南水門，南門樓，東南角樓之陣地，第三營佔據東南角樓以北及東羅城第一關至北門之陣地，以第二營佔據西關之陣地，第一營之一連爲預備隊，隨團部位置於西門，第三營之一連佔領北營子，第二營之

一連在南孟店佔領陣地云。

榆關事變真相

臨永警備司令部參謀處長何鏡華本日對往訪記者談榆關事變之真相，謂日軍此次攻佔榆關，乃其預定計劃，而報載日代表團送國聯之聲明書，竟以捏造之事實，欺瞞世界，日軍此次乘元旦休息期間，於何司令公出之際，一日午前，我軍忽得情報，日軍已有戰鬥準備，於晚九時餘，日憲兵隊及車站上日哨兵，向附近擲放手榴彈，繼發射步槍，當有數名前進，向我南門哨兵射擊，我哨兵當即退入城內，關閉城門，監視日方行動，一面報告我軍，即派員向日憲兵隊詰問彼方發槍理由，彼反指爲我軍所爲，並通告我方願慮萬一場合，希望中國勸居民避難，限五十分答復，同時日軍已出動南關外，日軍鐵甲車及兵車，已停站外，強迫我軍警幹部，均齊集日憲兵隊內，聲稱交涉，企圖扣留，此時我方仍委曲求全，派

代表前往商談，彼方竟向我提出四條要求，（一）南關歸日軍部置警戒，（二）撤退南關中國駐兵，（三）撤退南關警察公安隊，（四）南門裏及城牆上，讓日軍防守，並要求立即承認，否則開始奪取，以如此之苛酷條件，地方駐軍，有何權能加以承認，我軍不得已，採自衛行動，臨永兩軍，開始動員，但此時尙希日軍反省，俟我何司令到榆後，雙方再爲誠意之商談，而日軍竟將南關公安局馬分局長扣留，旋於二日上午十時，海陸空聯合開始總攻，而日代表團竟妄稱經交涉結果成立協定云云，不知何所據而云然，總之，此次日軍行動，證明顯係預定計劃，蓄意佔據華北門戶之榆關，其目的在鞏固僞國門戶，威脅平津，使中日糾紛愈趨嚴重，事態愈形擴大而已，日軍如此進逼，實使吾人忍無可忍，避無可避，我軍雖處境困苦，物質缺乏，但爲保國家民族之生存，惟有從事自衛抵抗，一切犧牲，在所不計，我軍自何司令以下，人人抱必死決心，一息尙存，誓本軍人天職，奮鬥到底，與侵略者相周旋云云。

榆關旌旗變色

九門口敵軍一月二十二日增兵七百餘名，二十一日下午，我軍偵探四名在石河東岸胡家莊與敵哨兵衝突，敵發砲十餘發，並由城內調來坦克車一輛，機關槍二挺，步兵二十餘名，將我偵探包圍，我軍士兵奮勇抵抗，斃敵數名，我軍傷亡一名，其餘逐次退回，山海關敵軍因在胡家莊與我軍偵探發生衝突後，故在西羅城外孔城門增加哨兵二十餘名，並移到該處重砲三門，對城內四門出入行人，肆意搜查，答詢稍有遲緩，即遭扣留或槍殺，現我軍全線陣地，極為堅固，官兵每日工作緊張，士氣極旺盛，臨榆境內居民，因受此次日軍攻擊及日飛機擲彈影響，皆流離失所，分往海岸及山裏避難，飢寒交迫，於海濱凍斃者日多，對此項無端受災之難民，急需設法賑濟。

日軍通告榆城內商號，須於三日內開市，如有閉市商家，將由鮮人接佔，城

內並新設日鮮娼寮烟館賭場十數處，該城漸復原狀，商店多開市，平民陸續返家，各處皆懸日旗，全城由日兵巡邏，榆關所受之損失，出於砲火居多，聞多在距南關百碼之內所發者，南關已遭轟毀。

存魁星閣之天下第一關木匾，已送東京獻俘陳列，（按此匾有二，一真一贗，贗者懸關上，真者係明嚴嵩所書向存魁星閣，）

抗日軍士苦戰

凡到山海關秦皇島華軍前線各部參觀者，即感覺華軍在此苦痛狀況之下，士氣仍極盛旺，此間氣候在零度以下，朔風刺骨，而兵士所著之制服，僅棉褲與外套一件，著皮衣者絕少，有時此項兵士，須在戰壕中擔任步哨職務，每三小時始能更替，彼等能擔當此職務，即係彼等極能吃苦之表徵，又華兵宿營之處，僅係農人房舍，往往無火爐取暖，軍人之食料，僅係以高粱所製之粥，有時食大餅或

麵條，該軍中米飯極爲難得，即在軍官之飯桌上，亦屬罕見，衛生狀況尙佳，往往見軍人在零度下之寒冷氣候中，在露天沐浴，必使任何人深信此項兵士血氣之旺盛，真可謂得天獨厚，雖天氣嚴寒，處境極苦，士官兵丁精神照常，紀律更爲嚴明，此輩所享受唯一之奢侈品，即粉包烟，及偶然食些糖果而已，路透戰地特派員，蒙中國軍事當局允許，參觀秦皇島迤東一帶中國軍隊前線戰壕，該戰壕乃華軍由山海關退却後所建，並附有避炸彈之隱藏所，工程極精巧堅固，該項防禦線係沿一小乾河而建，距山海關約八里，該河岸成天然防禦陣地，華兵雖在嚴寒天氣，朔風刺膚之下，士氣頗盛，本日承何柱國將軍特別許可，華兵重行裝演山海關戰事，以便中外電影照相人，實地攝照，當攝此項影片時，聞北方有機關槍聲，何氏稱，此或係九門口附近之機關槍聲，僅距攝影地方三十里之遙，何氏稱，有敵軍一軍大部分由「滿洲國」軍隊組成，刻向九門口進攻，何氏以爲日本無意攻入長城，彼謂此次第九旅在山海關死傷之衆，由於其部下戰爭銳氣過盛之故，當將領視再事抵抗亦無益時，即下令退却，而兵士竟不遵守，依然奮戰，本日

秦皇島發現一小事件，當有身着便服之日軍官，被秦皇島中國軍民毆打，並被拘禁，旋由中國軍司令，將其釋放，並向其道歉。

慰勞忠勇將士


日軍掠榆，我軍奮勇抵抗，致石圍安營幾全部覆沒，負傷忠勇將士，已安然抵平就醫，全數達四百餘人。東四七條西口衛戍醫院，訪問負傷將士時，由衛兵導至院長室，室中陳設甚簡，而食品包裹堆積甚多，蓋皆各方慰問負傷將士之品物也。移時院長雍世勳氏出見，據談連日由前方負傷來平到院就醫者已達四百七十餘人，現平市各團體學校及私人攜帶物品，前來醫院慰問者甚爲踴躍，自昨至今，有北平人民自衛指導委員會，貝滿女子中學學生，慕貞女子中學學生等，所有慰勞品物，即刻分給負傷將士云云。繼引導至病室探視，經介紹與安營生還之趙璧連長晤談，據趙氏談作戰經過如次：

余（趙自稱）於三日下午五時，負傷出城，茲將三日以前，榆變經過，大略言之，日軍此次犯榆，本有計劃，毫無信義，不顧和平，一日晚九時，南門槍聲大作，並有手榴彈之聲，本團遂派陳秘書前往日方質問，而日方假作不知，反向我方限時答覆。二日晨四時，日軍爬城，我軍遂加防制。而四時起，日方砲火又至，南關太平寺澡堂樓上架砲向城射擊，城內百姓及軍士死於砲火者甚多，截至下午四五時左右，發砲四百餘發，同時飛機擲彈，城內火起，三日之晨，日方忽放和平之空氣，實則藉以欺人，上午八時飛機大砲驟至，南門東門同受攻擊，我軍不得已遂開始抵抗，以謀自衛，九時後正式接觸，日除飛機大炮外，兼以坦克車前攻。比時扼守南門者爲關連長，部下兵士死傷甚衆，本人時正在西關，急率兩排趕往南關應援，馳至南關後，尙與關連長會見，伊正在忙於指揮。移時一彈爆炸，而關連長已遽焉殉國，余率部扼守南關，並築簡單工事，以避其鋒，奈日方坦克車攻上，砲彈有如雷雨，城墻遂倒，日軍衝入。我忠勇兵士以白刃與日軍肉搏，巷戰，余先是曾電石團長，請撥給平射砲及援軍，而均未達到目的，日軍

則潮湧而至。我軍衆寡不敵，南關東關均告失守，遂行退出，余亦於此時於小胡同負傷，余率部退出，曾作衝鋒一次，日軍稍退，我軍遂得安然退出，是役也，安營長以身先士卒，陣亡於城中，所屬四連長，除余一人生還外，其餘關劉王三連長，均已殉難云云。又室中除趙連長及五軍官外，尚有中年婦人一人，偕幼女二，詢之趙連長，始知爲關連長之妻女，以檢變發生後，知負傷者已安抵北平，特來醫院探聽，方冀其夫得以生還，奈晤趙後，始知伊夫已早殉難，當與趙連長談話時，關夫人淚落如雨，泣不成聲，當詢關之身世，據談關北平人，家有七旬之老父，六旬之老母，幼女二人，長年十歲，次年五齡，現住西單大沙菓胡同一號云。又第九旅石團在榆關作戰傷兵，連日陸續到平，八日下午六時四十五分，北寧路車由秦皇島開抵平，復有第九旅傷兵十八名，鄭桂林部義勇軍傷兵四名，附搭該車來平。下車後，由軍分會駐東站，傷兵招待處用汽車運往衛戍醫院療養。

人民自衛指導委員會成立後，工作極爲緊張，八日已通知各團體，假中山公


團董事會開始辦公。又該會特於八日下午三時推派代表馮毅成，張希文，鄭鼎勛，原士才，袁雍等七人，攜帶大批餅干毛巾香烟等慰勞品，赴東四七條衛戍醫院慰勞抗日將士。當由該院雍院長及趙副官領導慰問，各傷兵極為感激。均云：倭創稍愈，仍赴前線殺敵。又據雍院長稱：各傷兵多係炸彈與機槍所傷，現前敵雙方相距甚近，故每日有傷兵送來本院，決設法特加優待，以慰彼等之忠勇云。



日軍準備西犯

榆關陷落後，石河，秦皇島等各方面情況，表面雖似沉寂，實際上日益緊迫，敵軍在遼西彙中戒備，即將就緒，其對華北企圖，及實現擴大之軍事行動，臘尾春初為最危急之關鍵，第八師團長西義一十七日錦州專車到榆關，勘察陣地，並開會議，對鈴木旅長面示作戰計劃，十八日始東返，榆關敵情益呈緊張，日僑民百餘人已奉令向關外撤退，榆關敵軍現為一旅團，並附砲兵一聯隊，砲三十六

門，砲車前後車已連接，似有活動模樣。義縣新立屯黑山等處各駐有于芷山逆部一團，錦西溝幫子，近又開到逆軍丁錦部之第二軍約五千餘名，日軍對熱之前線大本營設朝陽寺，司令爲日人加藤英次郎，該地現駐日軍五百餘名，携有重砲四門，機槍六挺，大虎山駐有日軍八百餘名，並在該地設立守備司令部，司令爲日人永田，以上各地日軍近日積極收買食糧並向各縣強徵大車牲口又逆軍張海鵬部第二旅現在錦州綏中間活動，綏站停有裝甲汽車三輛，鐵甲車二列，並強扣民車三百餘輛，準備向熱邊輸送日軍，榆關城內民房多被封佔，四門步哨亦均增加，南海海面停有日艦三艘，陸戰隊有少數登陸，榆城日軍強迫商民開市交易，出入城門檢查極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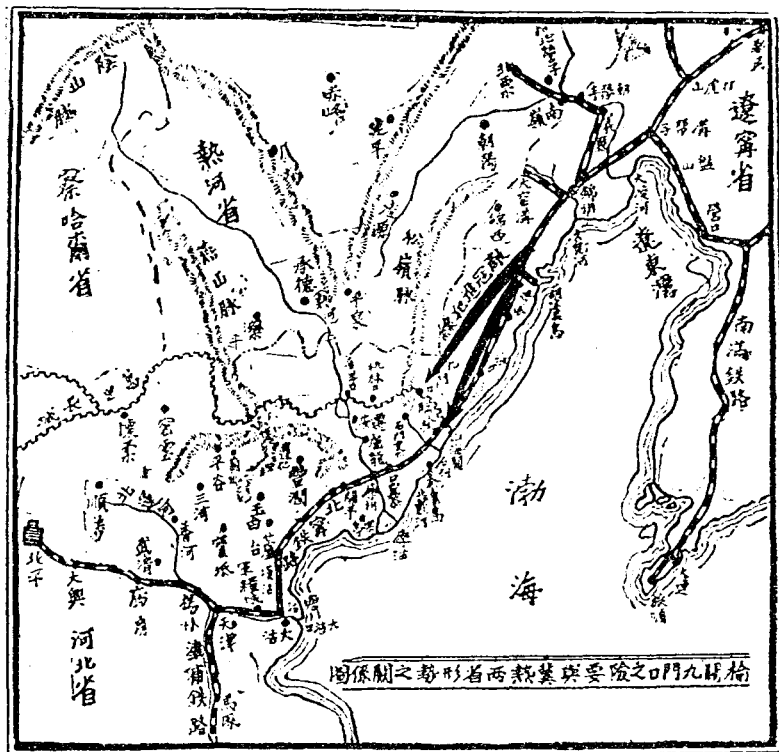
九門口入敵手

一月十二日晨飛機六架猛烈轟炸九門口，掩護步騎砲聯密部隊猛烈攻擊，我

軍警戒部隊固守陣地，至敵進距陣地三百步附近，始開始射擊，敵屢撲屢挫，傷亡甚重，嗣後敵愈來愈衆，火光益熾，兩翼步兵湧進，勢成包圍，我軍死守，日軍大部在口外李家堡附佔領陣地，催築工事，一部日軍及偽警約二百餘名。九門口已入日軍之手，各方面陣線現均沉寂，北風怒號未息，北平氣候前至零度下十四度，（華氏表）如九門口之山地，氣溫恐將在零度下三十度，故使作戰幾不能，據該地傳來消息，華軍機關槍均已凍結，不能施放，日軍當然亦處相同之狀態，天寒風急，火車亦誤鐘點，平地貧寒，苦不勝言，聞凍死者已有數人，昨日城西賽馬，迨終局馬鬣垂冰三吋，氣候之冷，於此可見一斑。

何柱國在戰壕對兵士訓話，路透特派員在側，其所發之訓話，由美國某影片公司收入留音機，何司令略謂日本不以逐漸征服中國爲廢足，今竟以滅絕中國民族爲目的，故吾人唯一出路，在以全力禦敵耳，吾人誓與國存亡，此次日本無端攻我榆關，吾人力抵之，日方知我抱寧死不退讓之志，當可拋棄，其侵熱之計劃云，何又謂九門口一役，華兵死十人，馬斃二十四，榆關既失，九門口無扼守之

必要，因此理由，華兵稍予拒後即往退後方，華軍現有陣地，較榆關易守，因非海上軍艦砲火所可及也，何之參謀長告路透特派員，每日軍糧爲一斤半麪粉，與菜蔬，月餉自十元至十五元不等，按期發放，即在榆案發生以前，亦不拖欠。



中國政府決心抵抗

榆關戰況，張學良迭電中央報告，中央方面，由外長羅文幹急電日內瓦我國代表團報告國聯，並一面對日提出嚴重抗議，而日方反曲解辛丑條約，提出保留要求之權利，公理何在，正義何存？

張學良電中央

榆戰既起，張學良迭致電中央報告，茲特彙錄如下，以資參證。

一，二日電：（一）據榆關電話報告，二日早十時後，日人要求我方開放南門，被我拒絕，即有日軍百餘人攀觀城垣，企圖爬入，經我守兵實行防禦。午間日兵車三列到山海關車站，兵約三千餘人，野砲二十餘門，戰鬥機六架，於午後一時開始爆炸，刻正在戰鬥中等情。（一）二日午日兵一列車到榆關車站，約步兵三千餘人，大砲二十餘門，飛機八架，鐵甲車五列，佔據南關車站及李家溝，

從榆關喋血到熱河棄守

五眼城，吳家嶺之線，肆意轟炸，復加飛機均係爆炸機，因之城內陣地，城樓均被破壞，市民傷亡甚衆。敵人並利用木梯爬城，我官兵奮勇異常，均用大刀，手榴彈與敵格鬥，前仆後繼，沉着應戰，敵軍不得逞，我士兵傷亡三十餘名，刻正在與敵戰鬥中。


二，三日電：頃接何旅長柱國冬（二日）亥電，敘述更較詳盡。文曰：東（一日）夜日軍於發動前，先由其憲兵隊自將其室門炸毀，並在他處投彈數枚，同時偽國警察亦在其駐地附近發槍射擊。職當派陳秘書向日方詰詢真相，彼答以不詳，並令我方調查，復提出爲避免萬一場合時，令我方居民避難，限十五分鐘答覆。十二時許，日方提出條件四項，（一）南關歸日方警戒，（二）撤退南關駐軍，（三）撤退南關警察及保安隊，（四）撤退城上守兵，限即時答覆，否則開始攻擊。其後要求開放南門，將南面城牆歸彼軍警戒，我方堅決拒絕。當即按原定計劃，配置部隊，此時敵復將我南關外警察繳械，並將馬分局長監視，雙方當陷於對峙狀態中。二日午前八時許，敵方由前衛開來兵車三列，步砲約三千餘名

，另由前所開來甲車一列，佈置臨榆車站。於十時許，即向我開始轟擊，並以飛機向城內投擲炸彈。我方爲自衛計，當即還擊，至現時止，敵發砲約三百餘發，投彈約十餘枚，雙方互有傷亡，正在對峙中。

三，四日電：謂「頃接何柱國三日電稱，日軍以和平解決爲緩兵計，漸次向榆關車站增加兵力，南海面並來軍艦兩艘，三日上午十時許，攻城重砲協同空陸各軍，集中砲火於南門，當被擊燬，火倏熊熊，戰鬥甚爲激烈。同時一部步兵，猛力攻擊，並用梯攀城，經我方痛擊，敵人傷亡極衆，於十一時許，敵人不支退去。我士氣極旺盛，戰事擴大，未可預料。業經復飭激勵所部，敵來即再奮抗，力保國土」。

四，四日電：（一）日人乘我兵尙未集中，遽行襲我榆關，我守榆官兵，奮勇抗禦，卒以衆寡懸殊，兵器不敵，後方部隊增援，又來不及，不得已退出榆關城外，現仍厚集兵力堅固抗禦，後方部隊趕速集中，以便應戰。（二）據何旅長柱國江戌電稱，據榆關守城石團長報告，敵有本日上午十時許，以飛機向臨榆城

內作大規模之爆擊，並連絡甲車山野重砲連合之砲兵及海面砲艦，向我城內猛烈射擊，攻擊點爲南門附近，致城內外起火，破壞甚重。同時敵之坦克車又在其他砲火掩護之下，向我南門猛攻，我軍官兵，奮不顧身，竭力抵抗，至下午六時許，將我南門衝破，我軍卒因武器懸殊，工事均被破壞，城牆亦多處被毀，並於地形上受制於人，及兵力薄弱種種關係，致傷亡奇重，不得已暫行退集安民寨附近，從事收容。是役我敵兩軍戰鬥之激烈，爲歷次戰役所未有，除仍飭盡力抗禦，同時起速調集隊伍以便應戰外，特電奉聞。



中央報告國聯

中央方面，接得山海關消息後，異常震動，除致電蔣中正，請速返京商議應付方針，外長羅文幹急電日內瓦我國代表團，囑向國聯報告請注意日軍行動。我出席國聯首席代表顏惠慶，亦由麻訪各國程途中，於三日趕回日內瓦，以所接政

府之電報南通，交國聯秘書長杜拉蒙。其第一電係一月三日由南京發出，內稱：一月二日午後六時三十分，石世安團長由山海關電致張學良，稱二日午刻，日兵車三列，載有士兵三千餘名，野戰砲二十門，飛機八架，開抵山海關車站，又有鐵甲車三列，佔據南門外車站，向榆城不斷射擊，日飛機亦拋擲炸彈多枚，炸毀城垣多處，因而平民傷亡極衆等語。第二電係一月四日由南京發出，內稱：一月二日張學良接山海關電話，稱一月一日晚九時三十分，有日便衣兵若干人，出現於榆城南門外，並向城內開槍，同時日兵在車站附近，拋擲炸彈一枚，此外偽國警察巡邊隊，及日憲兵亦開槍數響，迄槍聲終息後，何柱國代表數人乃進行調查，俾明瞭日軍此種敵對行爲之原由。日方答稱，開槍實應由中國士兵負之，並指示日軍司令部所受彈孔數處，意以自圓其說，同時日當局發出通知，請令榆城居民，退出城外，並限定五十分鐘爲答覆期限。中國官廳當向日方交涉，尙望此次事變，得以就地解決。山海關方面電話又稱，中國官廳雖準備抵抗，但仍願以公允方法，結束此事，至此事能否和好解決，當俟星期三始能得知等語。請國聯

迅取適當之措置。同時當局以日軍攻榆，不但破壞和平，且係拒絕各國之調解，十九國委員會原擬之調解案，至此已顯然無望，基於情勢之必要，並準備要求十九國委員會提早開會，而顧維鈞郭泰祺兩代表，亦有即返日內瓦之消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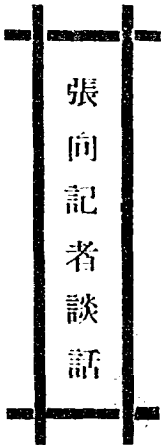
外部發表宣言

四日上午，政府接報榆關不守，當午，外交部復電顏惠慶，令向國聯報告日軍攻佔榆關情形，要求立探有效辦法，制止日軍橫暴侵略。同時由亞洲司起草嚴重抗議，向日使有吉明提出，請其轉達日政府，迅飭日軍退出榆關，對此次肇事者加以處分，並保留提出要求賠償我方一切損失之權。深夜外交部復向中外發表宣言，聲明榆關事件之責任，其全文如下：

日本軍隊在此次榆關事變發動前，先由其憲兵隊自將其室門炸毀，並在他處投彈，遂於一月一日下午九時三十分，令其便衣隊在榆關南門，實行向城門開

槍射擊，同時車站日步哨擲放炸彈，日憲兵隨亦放槍，經我當地駐軍，派員向日憲兵隊詰問，該憲兵隊反指中國軍隊先擊日軍，並提出極無理之要求，經我軍堅決拒絕，日軍即將我南關外警察繳械，又將馬分局長監視。二日午前八時，日方由前衛開來兵車三列，步砲兵三千餘名，另由前所開來鐵甲車三列，佔據南關車站及李家溝無眼城吳家嶺之線，對於山海關肆意轟炸，復加飛機編隊爆擊城上陣地，城樓均被破壞，市民傷亡甚衆。我軍爲自衛計，始行還擊。日軍攻城不遂，當場退却，嗣日方更向榆關車站增加兵力，海面並來軍艦兩艘。三十日十時，日軍令其陸海空軍向榆關總攻，以飛機向臨榆城內作大規模之爆擊，並聯絡山野重砲聯合之砲兵，及海面砲艦，向我城內猛烈射擊，南門內外起火，破壞既鉅，市民死傷尤多。同時日軍之坦克車，又在其砲火掩護之下，向我南門猛攻，下午三時，將南門衝破，我軍官兵以寡敵衆，竭力抵禦，卒因武器懸殊，地形受制，不得已暫行退出城外。查日軍此次攻擊，并佔據山海關城。爲其預定計劃，至爲顯然。其先行自加破壞工作，然後誣中國方面予以挑釁。

，此係日軍歷來所用之慣技，早爲世人所看破。日方此次舉動，發生於世界正在休假國聯又值停會之際，尤足證明其故意乘此時機，進行其預定計劃。國聯迭次決議，并經日本政府之同意，乃日本幾無時不擴大其侵略行動，現在竟將東省長城以南第一險要城市，突然佔據，其後威脅平津熱河，影響甚大。中國政府，認爲國聯應迅即以最有效之方法，予以制裁。同時中國軍隊，仍當盡其力量抵抗日軍之暴行。



張向記者談話

軍委張學良氏，爲榆關事件，在舊順承王府招待北平中外新聞界，到歐美各報駐平記者十餘人，北平及津滬漢各地駐平記者四十餘人，共六十餘人，由情報處長沈能毅等招待，李應超任英文傳譯，陳亞牧法文傳譯，張氏準時出見，就各記者前提出問題，及其本人感想，總括談話如次。

今日約請諸位，就諸位所詢各點擬以本人感想，綜合一談，九一八事變以來，余常思慮究以和平了結抑使事態擴大，經思慮結果，決以合理的和平方法了結，蓋和平解決，不獨中日兩國，即全世界亦蒙福利，亦不僅余一人作此想，即中央政府各要人，亦皆抱此委曲求全之心也，同時余又想到，假使事態擴大，致兩國不得已而以干戈相見，此非僅中日兩國間之不幸，即歐戰以後所得國際間之和平保障，亦必爲之打破，其影響實至重且大也。

余更相信此種和平觀念，不但中國人有之，即日本一般目光遠大之政治家，亦率多抱此觀念，故其國內頗有反對日本的暴烈行爲，而進行和平運動，如日本學者尾崎行雄氏所著之言論，可代表一班，而類此抱有和平思想之日本國人正多，但不幸終爲一般暴烈份子所犧牲，大政治家，有名人物，已有數人矣。

乃自事變以迄今日，中國之和平願望，日本人愛護和平者之願望，以及國際間之和平運動，均歸泡影，而日方則每於擴大事態之後，反自詡彼固愛和平者，而和平之破壞，其責任在華方，庸知前後事實固彰彰可證也。

茲再一談近日之事實，此次山海關事件發生，日方曾指摘中國方面調動軍隊，試問彼國軍隊可以在他人國境內自由行動，強橫無忌，而反指摘他國軍隊在其自己國境之行動，寧有是理，且中國之調動軍隊，純爲防止他人之擴大侵略，豈此種自衛權而亦應爲人削奪耶，日前有某日人以中國何故調動軍隊詢余，余即據此率直答之，又設一譬喻，如有人覺其環境不安，而雇人保護或閉戶以防衛，乃有謀不利於彼者，反謂不應保護，不應閉戶防衛，豈非無理取鬧歟。

余又回憶一事，當國聯調查團由瀋返平，過榆關時，日方忽於該專車經過之一瞥間，在車站高懸日旗及僞國旗，同車之中外人士，睹此大爲驚異，我隨軍衛隊，於憤激之下，有欲奔往拔去者，當時調查團某要人阻止之，並謂此舉爲余目睹，知日方對於榆關固隨時有挑釁之心云云，是日人蓄意如何，早爲人所察知，今日日方於侵佔榆關之後，反製造事因，誣謂我軍挑戰，其誰信之。

余因山海關事件，而連類感及中國所受各種條約之束縛，彼日方對於有利於彼之事，輒力援條約爲彼護符，即廢約亦可引用，無利於彼者，則悍然抹殺，即

如此次榆變，即因日可駐軍而發生，總之，日方儘可片面的援用條約，資彼有利，而我方則深蒙其損害矣。

榆關事件發生之初，日方歸咎我方拋擲炸彈，以致開釁，究誰擲此炸彈，姑先置諸不問，試問以擲一炸彈之微而即應大舉攻陷人城池乎，此種無理藉口，故意擴大事態之行動與九一八柳條溝事件如出一轍，以此例彼，當可恍然擲此彈者究爲伊誰矣，有人問余，榆關事件，究屬誰先挑釁，及如何了結，余笑謂果欲根究，再由國聯派一調查團來調查，至於如何了結，則其權完全操諸佔人城池者之手，簡言之，榆關問題，與東三省問題一樣，彼如何奪去者，應即如何歸還是也。

日人曾在國聯倡言東三省縱還中國亦決不肯歸還張學良，張學良必不准其他軍隊入東三省，是日方關於侵略中國者，完全以余一人爲對象，以舉國之力侵略中國，亦即不啻以舉國之力，加余一人，其意若以爲中國對日一切事端，皆爲余一人所造成，故銜恨也至深，誠如是則余不幾成爲中國歷史上之唯一大人物，然而余固不敢承也，要知張學良不過爲中國軍人之一份子，爲國家服務之一份子，

愛國一如中國人之一份子，試問張學良何能不許其他中國軍隊入東三省。

日人又嘗謂『滿洲國』之不能取消，係日方面子關係，要知中國土地被人侵害，國家及人民生命亦不能保，以面子與生命相較，果孰輕重，今我國委曲求全既無效，全世界盡力和平亦無效，到今日惟有以吾人之精神合血，以保護我祖國，以維持正義而已。

余更度及不數日後，日方必將謂中日問題不能和平解決，係張某作梗，或謂中國已決心作戰者，但彼寧未想及中國人此種決心，果爲誰逼成者，倘日方果真愛和平，則和平立可實現，中國人蓋完全居於被動者之地位也。

或問余日軍亂華，其意究欲何爲，余對此問題，實難解答，余以爲凡人每作一事，必先謀其有利，試問日軍自占東三省以來，果獲何利益否，假使日方以一切怨尤加余一人之身，必欲去於余以爲快，其實余爲國人中之一弱者，精強於余者，何止萬千，使余果去，則繼余而來者，必強於余，須知日人所索者爲我人之血，不獨余不能給予，即任易何人亦必不能給予，今日方叢怨於余，殆已遺忘抗

日爲中國全民衆之共同責任矣，適在座者有人問及，保護中國，係中國政府及中國人民之職責，但我人有何可幫忙之處，張答余曾記有日友某自日本來華，詢余曰，余等在國內祇聞華方多無理行動，故日政府一再對華用兵，及至來華，目擊者何大反是等語，從此可知日本國內人民，完全昧於日軍侵華之真相，純爲一般暴烈份子所矇蔽，即盼友邦記者，常以中日事件以來之眞實消息，公布於世界及日本國內，俾該國人民，不致永爲彼暴烈份子所麻醉，而豁然覺悟侵華之非，同時余更希望諸君對於宣傳中日事件，完全說實話，蓋輿論即爲維持正義之第一利器，果能發揮輿論之精神，余信正義必有伸張之一日也。

至是談話畢，有某外國記者詢以中國之軍事行動若何，張答，已過去者，諸君當已明瞭，未來者恕難奉告，又詢以中國是否決定抵抗，張答以中國抵抗與否，權在日方，蓋須視其是否侵略爲斷也云云。

日方捏詞反噬

日軍之攻取榆關，本有兩大目的，（一）熱邊朝陽一帶多山，地勢高亢，攻熱甚感困難，故擬占據臨榆，寬平陽大道，直取承德，（二）斷絕關內與關外義勇軍之聯絡，此為盡人所知。即其使館代辦，對某國公使表示，亦謂榆關事件發生，一切操於陸軍省，外交人員，只任傳達等語，尤足證其係有計畫有組織之侵略。乃戰事發生之後，天津駐華日軍司令官中村，於二日午後七時，竟向張學良提出警告，謂「一日午後九時許，山海關日本憲兵駐所，日本軍驛監視所及「滿洲警察隊」附近，發現手榴彈數枚，且有步槍射擊。鑒於貴軍目前進兵熱境，煽動人心，宣言抗日等行動，認為此次暴動係中國官憲之計畫行爲。我山海關守備隊履行與貴軍之協定，至南門時，不意貴軍竟出敵對行爲，射擊我軍，致死將校一人，負傷二人。所有變動，既發於貴軍之不法行動，一切責任，須由貴軍担負，諒無置辯餘地，本軍不能默視。倘事體擴大，波及華北，其責任概由貴軍負之，本軍毫不負責，專此通告」云云。迨至四時日外務省與陸軍省一度協議後，復捏詞反噬，對其所屬發出命令。命採適宜之處置，并作製說明書，電遞國聯，華盛

頓倫敦，巴黎及其他駐劄各主要國之日本大使，公使，俾傳達各國政府，以求諒解。外務大臣內田對是日正午到外務省賀年之蘇俄，英，美，法，意各大使及代理大使亦作同樣趣旨之說明。謂：「（一）此次事件之發端，因正月一日山海關之日本憲兵分遣隊附近有中國便衣隊投擲手榴彈，日本軍爲逮捕投彈犯人，蒙受中國正規軍發砲射擊，此項乃係不當的阻害一九零一年北清事件議定書所賦與日本之搜查逮捕犯人之所謂彈壓權行使。（二）山海關南關附近有多數之日本僑民，因有保護之必要，曾於事件發生之前，與中國方面交涉約定請中國軍將南關之警備權讓渡與日本，乃日本軍前往折衝之際，忽受中國正規軍加以不法之射擊。（三）鑒於以上情形，日本軍爲自衛上遂開始戰鬥，迄至中國軍撤退止，若中國方面今後不再繼續抵抗，將無擴大之事。（四）日本軍最感遺憾者，爲中國於南京三中全会議決武力抗日，張學良陸續集中兵力於熱河，對日表示戰意，而對日本的感情予以不當的刺激，若中國態度不改變，今後事件難保不惡化」。及榆關既被佔據，乃又施放烟幕彈，宣傳不使事件擴大，將作爲地方的事件，就地與當局

解決，以欺騙國聯，冀達其最後之目的。

日提欺妄聲明

日本代表團，關於山海關事件之聲明書，已於五日由巴黎送致國聯秘書廳，該聲明書陳述事件之端緒，係由於何柱國之挑戰的行動所激成，並縷述何柱國違反停戰協定，以至占據山海關之經過情形，其要旨如下，北平之日本當局，鑒於張學良最近向滿洲國方面盛行軍隊動員，有威脅滿洲國治安之情形，曾對張學良再三勸告其停止軍隊行動，然此項努力，終歸泡影，在此緊張不安之際，山海關遂發生該項不快之事件，中國兵向山海關之日本憲兵分遣所投擲炸彈，同時其他之中國兵復向憲兵隊長住宅開鎗，且滿洲國國境警備隊駐紮所亦蒙受炸彈，因此鑒於事態極度危險，為期日本僑民之生命財產安全起見，遂與中國方面之軍事當局即時開始事件之和平解決，經交涉結果，翌日成立協定，日本軍為保護鐵道及

日本僑民，決定擔任維持南關之治安，乃協定成立後，日本軍前往警備南關之際，突然受中國方面射擊及投擲炸彈，結果中尉一名及兵士二名戰死，因此日本軍遂即應戰，截至正月三日午後二時，將山海關占據，根據上述，顯然係中國方面之故意之挑撥的行爲，以期中傷日本政府之國際的地位，尤其張學良軍隊之對熱河移動，且曾再三提出異議，此次之事件遂關聯對熱河之軍隊移動計畫而惹起，日本代表團爲使不爲極東方面之誇大的情報所誤，希望將本通牒傳遞聯盟各國。國聯日代表團向國聯宣稱，山海關事件應認爲純粹局部問題，絕不致引起對中國本部之軍事行動，日本司令官已與何柱國將軍進行磋商，以便從速得一解決，日代表團又云，榆城附近現仍平靜，東京政府極欲避免因此事而使時局趨於嚴重，日軍當局已按照此意，採取必要辦法，此次事變，起於張學良之陰謀，蓋南方軍事長官均責張氏軟弱，故張氏採取反對「滿洲國」反日態度，藉以自重，由另一方面言之，張氏如此行動，乃對南京政府爲有益之合作，以引起國聯之注意，日代表團又謂，張學良最近爲侵入熱河之計畫，「滿洲國」政府認爲有害於該地

之和平秩序，並有害於「滿洲國」之安全，山海關事件發生之後，若能使張學良之計畫失敗，則「滿洲國」及日本至為欣幸云。

曲解辛丑條約

關於榆關事件，日政府當局，雖視此為地方事件，已付與中村司令以作局地的解決之交涉權，而認為事所當然。但現尚未接到此項官電。惟日政府方面，刻將向華方要求嚴重履行一九零一年拳匪事件最終議定書（即辛丑條約）與一九零二年關於交還天津所換公文之規定。據是則為維持北平及海邊間之自由交通計，得依照與各國間之協議，佔領榆關及灤州間之地點，而日駐軍指揮官，則得在該地點鐵路沿線兩側兩英里之距離內，享有軍事裁判權，並得對鐵路沿線及電報線駐紮軍人等所有之華方犯罪，加以彈壓。此外日政府為根據該項條約上之權利，確保榆關東方安全計，並得要求華方武裝兵士，不得侵入該地點內。日軍對榆關

停戰，將由華北日駐軍司令官提示解決方案，在以維持日軍現狀爲絕對條件，其內容大體如左述三項：一，張學良及何柱國，須向日軍道歉。二，華軍撤退至石河以西。三，日軍撤退至長城以東。此外爲預防將來事態變化時保持彈力性質計，復決定不另訂設置緩衝地帶等類條項。

外部再提抗議

日軍侵占山海關事，我外部曾於一月四日向日使提嚴重抗議，日使旋於十一日照覆，仍藉口自衛，強詞奪理，反向我提出保留要求之權利，我外部因於二十二日再照會日使，詳述事變經過，要求迅將山海關及其附近之日軍撤退，嚴重處罰肇事者，並對北平等處日軍，嚴加約束，勿令再有妄動，照會原文如左。

爲照會事，關於山海關事件，准上月十一日貴公使來照，業已閱悉，查此事本部爲求真確起見，曾經再飭詳查，其所得結果如下，本月一日上午，日本



向我提出無理條件，並要求立即承認，否則開始奪取，當經我軍拒絕，而日軍

守備隊已有戰鬥準備，北寧鐵路山海關外，正在運兵，下午一時餘，南關外有轟炸及槍聲，查係日方自己到處發射，嗣日方向我南門外步哨射擊，哨兵退入城內，彼復向城門開槍兩排，經我駐軍派陳秘書向日本憲兵隊詰問，彼反誣為我軍所為，是晚日本守備隊已出動南關關外，日軍鐵甲車及兵車，已停站外，翌晨二時，日軍反



此時竟將南門公安分局局長扣留，二日午前十時起，竟開始陸海空軍聯合攻擊，三日下午，日軍占據臨榆城，此乃事變之真確事實，並健無所謂協定，根據以上事實，當時擲彈開槍者兒，確係日方，中國駐軍與日本軍隊，並無任何禦協定，已屬毫無疑義，至臨榆地方，並非通商口岸，日本人民原無在該處僑居之權，縱日僑雄不違約章，而至該處，保護一節，亦應由該管中國官廳辦理，日軍何得越俎代庖，而日方竟又濫行所謂彈壓治罪權，為調此次大軍隊，攻中國領土之藉口，其背情違理，尤為顯然，總之，日本軍隊此次攻占山海關城，始而自加破壞工作，繼即誣中國方面予以挑釁，以掩飾其預定之計畫，此種沿用之慣技，早為舉世所共知，所有一切責任

，自應完全由國方負擔，來照所稱各節，既非事實，更多附會，本國政府萬難承認，再日本軍隊，最近占據山海關後，復在九門口石門寨等處，攻我國駐軍，威脅關內治安，並在北平等處對於人烟稠密地方，持械遊行，及舉行作戰演習，凡此舉動，不特違反國際公法及中國迭次提出之重要國際條約，即對於一九零一年各國約定之條款，日方亦復積極破壞，茲特併案提出抗議，照會貴公使，即希查照本部本月四日去照，轉電貴國政府，迅飭現在占據山海關及其附近之日軍，即行撤退，嗣後不得再有此種舉動，嚴加處罰此次之肇事者，並對於北平等處之日軍，嚴加約束，勿令再有妄動，統希見覆爲荷，須至照會者。

榆關陷落世界震驚

日軍佔據山海關之消息，傳到日內瓦後，歐美各國，莫大震驚，世界輿論，再度動員，均對日本有所抨擊，茲分別述之如下

歐美關切榆事

英國

據倫敦四日路透社電，「曼徹斯他衛報」訊稱：英外交界得悉日軍在山海關之新侵略後，發生可覺察之憂慮。前此已經發生之事，已極惡劣，頃聞頗恐有何事繼續發生，即令日本最好之友人，頃已開始懷疑，為彼之行爲開脫，能否不遭他人詬病云。又倫敦四日哈瓦斯社電：日軍在山海關之行動，極使此間驚異，據官方稱，日軍佔領山海關城，已經證實，然於接到負責之報告前，官方不發表宣言。自由，勞工兩方嚴刻批評日本之態度，「曼徹斯他衛報」謂，

從榆關喋血到熱河棄守

山海關之意外事件，爲日方進攻熱河之口實，中國該地之軍力甚微，再者日軍可由北寧路前進，側面攻擊。該報又謂，如華北成立新國，違反公理之原則，國聯處置中日爭執案，已喪失威權，不應再任日本有新發展。十九國委員會最遲於十六日開會，然因事出偶然，須提前會議。該報謂國聯遷延無益，日本將仍繼續任意而爲，不願國聯之建議，國聯應草一強有力之全體報告書，宣告世界。日本武力行動之結果，不予承認，目下祇有美國之擁護，方可保國聯之威嚴，因國聯之威信，爲將來國際動作之基礎。「倫敦明星報」亦請國聯取強有力之表示，以維持顏面。

美國

華盛頓三日合衆社電稱：本日國務卿司汀生對日軍佔領山海關訊，未發表意見。據國務部人員宣稱，司氏正密切注意華北事件之發展。國務部

人員申述，美國仍維持自中日衝突發生以來之政策，拒絕承認違犯非戰公約與九國公約所獲得之利益。日軍進攻山海關事，已引起美國普遍注意。各國均特別注重登載華北事件之電訊，美記者多恐在關內之戰區擴大。又據倫敦四日哈瓦斯社

電稱：據華盛頓傳來消息，日本攻山海關，於華盛頓有銳利之反響，司汀生談，彼十分注意局勢之開展。紐約四日路透社電，據「紐約先鋒講壇報」駐華盛頓訪員訊，華盛頓方面視奪取山海關爲日本再度長驅侵入中國領土之開端。該訪員又稱，美政府擬維持不承認違反現行條約所獲利益之方針。該報稱，遠東危險事件之繼續，大概將引起一與羅斯福氏之秘密新協商。華盛頓四日合衆社電，關於山海關內之中日情勢，美國務部與歐洲政府頃均嚴重關切，各中立國當局均憂慮在中國境內之軍事行動，將再引起中日正式軍隊發生衝突，並憂慮現在危區之英法美意之華北駐軍，被牽入目前之微妙情勢。此間據悉，一般恐有不幸事件，使外兵與中日軍隊衝突，特別恐日軍在平津區引起此種事件。美方信，日本第二步驟將爲侵掠平津，東京對此，雖加否認，但一般仍有此信念。國務卿司汀生對山海關事件，仍不發表意見，彼對於日本佔領山海關，並未向東京抗議。又同日路透社電紐約泰晤士報稱，美外部亞洲司長和柏克，昨日爲榆關事件，訪日本駐美大使出淵，定今日與國務卿司汀生晤談。同時萊頓調查團之美國委員麥騏將軍，亦

與胡佛總統晤商遠東局勢。

法國

巴黎三日路透社電，稱：關於中日問題，法國方針仍信此事應歸國聯處理。惟社會黨機關「人民報」，又敦促以經濟制裁威脅日本。法國社會黨議員方達尼向下院提議，定期辯論遠東局勢，注重東北情形。又四日巴黎電，今晨左派報紙評山海關事，狂呼國聯必須採取行動。而國權黨與右派報紙，則持緘默態度，該報較傾向與日本同情，並不相信國聯之效力。社會黨領袖里昂卜倫氏在「人民報」著論，直率宣稱，法國必須立時領導各國，指摘侵略者，與其斷絕正式國交，並宣布，彼將決不承認既成事實，最好應聽日本脫離國聯，而國聯不應蒙受屈辱云。又電，路透社得悉，法政府對滿局態度之精義，為慎重與英國密切合作，以及在國聯機構內處理此事，法國將確切採取與英國相同之政策。英法兩政府將互相協商，並將與其他有特別關係之列強協商，首先將與美國接洽。法國與英國相同，切盼日本勿退出國聯。但此間承認，目前情勢極為微妙，有理由可認為嚴重可慮。法政府不贊成使國聯冒險，認此舉毫無用處，因國聯缺乏行

使經濟制裁之力。至於在經濟方面排日，中國自身正進行此項工作，目前法方不擬竭其目力，探索山海關事件是非之暗幕。一般感覺，主要問題即爲日本將探何動作。但無論如何，法政府不欲爲大多數祖華之國際論者所動搖，而採取嚴厲行動，則爲至明顯之事云。

德國

柏林三日路透社電，遠東最近發生之事件，引起輿論界重大注意。社會黨機關「前進報」稱：「日本對華北之劫掠的新侵略」開始矣。民主黨機關「伏錫時報」稱：鑒於以前之事件與萊頓報告書，吾人對於接受日方解釋，必須存疑。日本遭遇之外國政治景象，目前比較的頗少危險，東亞頃正發生政治戰爭，並無疑義，其結果將重大的影響歐洲政治云。「交易時報」宣稱：法國與捷克工廠整批爲日本製造軍器與子彈。國權黨機關「日報」認山海關事件，「與中國一熱辣辣的嘴巴子，國聯亦如之，彼等候南京方面不能免之抗議到來，殊有啼笑皆非之感想」。該報相信，最近日本軍事行動，明白昭示國聯與美國，東京行政對日內瓦議決案絲毫不存顧忌，完全係按照日本之重要利益云。又四日柏林電

，今晚各報關於山海關事件論調，對日本極不客氣。「德意志時報」稱：上十字架者並非日本，而為中國人民，其苦痛程度，除德國外，無一國可以擬議。日本為國聯脆弱之態度所鼓勵，向前直進，日本在黎頓報告書中，在滿洲獲得之讓步，為一年前日方最熱狂人士所難夢見，因此無怪世界人士深韙華方意見，以為日本不論出何代價，擬向中國開戰，其目的在摧毀現時之中華民國云。「十字時報」稱：日本予列強以帝國主義在中國之典型。「交易郵報」意見，認國聯不能有所作為，因縱使有一協助中國作企圖，亦將令世界其餘部分，失去均衡，因除武力外，無一事可防阻日本。「日耳曼報」意見，以為日本攻擊中國本部，將成爲一最嚴重之世界事件。「德意志日報」引申此次事件爲德國獲一結論，謂單藉和約，不能保障和平，無一國能免除其強鄰之攻擊，該報因此敦促立時鞏固德國防務。

意國

據莫斯科三日電稱：蘇俄報紙對山海關再度發生軍事，並不驚異。日本雖有一切反對之聲明，但俄報在已往數星期中，已料及有此項事件發生

，報端於記載中日發生新戰事時，再度懷疑日本不擬進攻熱河之聲明，並預料新戰線即將擴大。俄方對此事件，雖密切注意，惟并不震驚，因其不至影響蘇俄利益，如北滿義勇軍之激戰云。

奧國

維也納五日哈瓦斯社電，下院財委會中社會民主黨議員波艾，對國聯於中日爭端所探態度，加以抨擊。謂西班牙瑞士及捷克等國，曾有所行動，擬使國聯採取一種態度，俾與黎頓報告書相符，乃奧國並非十九國委員會會員，未與贊助，實屬遺憾云。

蘇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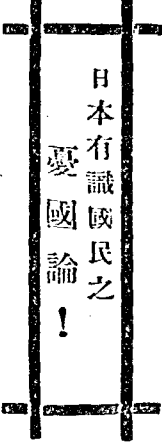
羅馬四日路透電，政界及軍界，對於山海關情形，不肯加以評判。一般人深慮刻下情形，過於複雜，礙難驟加判斷。

美人反日示威

芝加哥一月廿八日發生嚴重之反日暴動，數千之示威者，於日本總領事館前

，與巡警發生衝突，此可見美國人民對中日糾紛之普遍關心，在美國次大城市秩序恢復前，巡警逮捕一百八十四人，中有女子廿二人，被捕者如失業者理事會委員雷米森氏及前芝加哥學校教員畢戴女士，巡警頭戴鋼盔手執衛槍，攻擊攜帶若干反日旗幟之大眾示威者巡警所沒收之標語中，有「反對侵略中國」，巡警雖手執警槍，但未開火，為壓制示威者起見，僅用警棍，於日本總領事館前紛戰之時，示威者及旁觀者三十人受傷，日本領事武藤，於示威時，恰在「芝加哥論壇報」樓上（按即日總領事館所在地）由窗內看巡警之鎮攝混亂，大多數旗幟均係反對日本武力侵佔滿洲，巡警初向示威者進攻時，被逼退回，因示威者擲胡椒於警士之服中，混亂時，吸引無數觀衆，停車於最繁盛之區，為時甚久，示威者，直至八十人被捕後，始漸減退，最後復捕一百零四人，並有共黨六百人，包圍日領署，抗議日本佔據滿洲，並與彈壓之二百名鋼盔警察衝突多時，致市中心區交通阻塞一小時以上，示威者被捕一百八十四名，內有婦女廿二人，如全國失業者委員會委員雷米森及前任本市市立學校教員之畢戴女士等，均在被捕之列，當示威者

持「退出中國」字樣旗幟集合，擠至圍形區，警察知形勢嚴重，急發暴動警訊，當局立派預備隊及騎巡約共二百名前往彈壓，其時示威者已增至四百人，並向警察目中拋擲紅椒末三包，惟大半椒末吹回示威者目內，致有五十餘人暫時失明，既而示威者又自兩旁小路衝出二百餘人，衝突區域益廣，沿芝加哥論壇報館高墓四週旋進旋退，當雙方作戰正烈時，日領武藤曾至署前窺看，惟示威者方忙於抗拒警察，未曾注意，最後警察卒將示威者包圍，驅過運河橋，至湖街，其地車輛較稀，警察易於應付，遂將羣衆解散，此次示威者始終未有擁入芝加哥報之企圖，其唯一目的顯反對日本佔據滿洲，事後曾檢得反日標語旗幟約近一百而云，



日本有識國民之
憂國論！

尾崎行雄

尾崎行雄是明治維新的一位老志士，生於一八五九年，現年七十四歲，學於福譯諭吉的慶應義塾，一八八二年與大隈重信創

設改進黨，一八八七年被逐出國，游學英倫，一八九〇年議會成立，被選為議員，連任至今，與犬養毅齊名，其後任文部大臣及東京市長，一九一三年與犬養毅發起擁護憲政運動日本人尊之為「憲政之神」一九三一年再游英倫，尾崎夙以擁護憲政志為對於日本軍閥之跋扈，破壞憲政常軌，攻擊不遺餘力，自去年五月犬養毅被暗殺後，尾崎遂不敢返國，至今仍漂流英倫三島，最近在「改造」雜誌發表一文，題為「以代墓碑」，楔子言「老朽之軀，漂泊天涯海角，應早將墓碑造成，何時均可離此濁世而去，世間所用石塔銅標，殊覺無味，願列記第二維新的方針，以代墓碑之用」，尾崎自言，預定在一九三一年冬返日本，行抵美國，即聞滿洲事件勃發，預定計畫為之根本推翻，日本暗殺之風流行，尾崎自言「如返國之後，無忌憚地發表意見，或將被人暗殺，團琢磨和犬養毅，都被殺慘死，自己恐怕也難免看人虐殺之難」，所以尾崎祇好留在「安全地帶的英倫」，草此「以代墓碑」的意見書，尾崎此文發表以後，頗震動一時，所惜「改造」雜誌登載此文，精采的地方被官憲刪去，令人以未窺全豹為憾，該文首言「德川府末年，

日本內政外交方面無路可通，纔發生第一次維新之一幕，所惜維新元勳，僅知敷衍目前形勢，未能審慮百年大計，所以明治維新以後未滿二十年之間，就暴露了國家的否運，陷於進退兩難之境，按照窮則通的常例，現在應該有第二次維新的必要，因為德川幕府的施設，宜於封建及鎖國時代，不宜於列國交通時代，所以有第一維新的出中現，至於明治興的設施，在武方時代即弱肉強食時代頗為適當，但是世界形勢，早已潛移默化，已進至國際聯盟，非戰公約的時代武力主義，就如柄鑿之不相容，即根據武力主義的一切行爲，無論其如何巧妙敏活，終足與世界大勢相背馳，欲善處此新時勢，非有第一，維新不可，滿洲事件，假如不起於去年，而起於明治四十年（一九〇七年）前後，歐美列國，一定袖手旁觀，並且會稱讚手段敏活大膽，表示敬意，現在形勢變化，就是心裏對日本表示好意的國家，不敢彰明較著的說話，因為謳歌戰爭的時代，與視戰爭爲罪惡的締結非戰公約時代，是全然不一樣的，當國之鈞，希望日本帝國前途發展的人，先要認識世界大勢的變化，認識若是錯誤，則一切努力和忠誠愛心，却會發生反面的結果

，虛心平氣觀察日本現狀，政治・經濟・財政・軍事・外交・思想各方面，已經破綻百出，彌縫修繕的時期，是已經過去，現在是應該由基本上改善纔行」這是尾崎這篇文最精采的地方，也就可以看出了尾崎反對武力主義的卓見，與一般迎合軍人意見的無聊文人，自是不同，無怪尾崎因怕被暗殺，而不敢回國了，尾崎又說：「日本列有世界八強之一，祇能說是強，不能說是比他國優勝，因為國家民族的優劣，是要將政治・經濟・軍事・道德・法律・學藝・美術・產業等物質的總合來判斷，」又說，「用武力來擴張領土，除非文化全然逆轉，終久是行不通的，近來民族主義和祖國主義流行，列國悉限制移民，限制物資自由輸出，日本人口不能移出，物資不能輸入，不但將來絕於不易發展，就是現在地位也很難保持，」尾崎暢論「國家主義與國際主義」，說到日本語言文字，對於開發知識及國際的談話通信，頗多不便，主張廢停漢字，整理日本文字，選用世界語，最後說到「日本將來發展，不能求之於武力，須求之於經濟力文化力」，究竟這位老志士的眼光，與普通迷信武力的人，自是不同，所主張的第二維新，等到武力

主義行不通的時候，當然就會實現的。

梅屋莊吉

日人梅屋莊吉，反對日閔侵華，曾有電致我中央某要人聲明，日

閔暴行，凡有識之日本國民，決不同情，彼將竭其個人力量，促日本全體國民醒悟反對軍閔侵略行爲，以維持東亞和平。

軍民同憤慨共赴國難

各將領紛電請綏

榆關陷落，各地將領同深憤慨，紛電表示願團結一致，決心抗日。茲將各電擇要分錄如次：

【韓復榘電】日在榆肇事，凡有血氣，誓與偕之，尊處諒必遵照中央意旨，竭力以與週旋，保國禦侮，為軍人應盡之天職，惟有秣馬厲兵，準備奮鬥，韓復榘叩。

【閻錫山電】（一）日方迫我榆關，屢思狡逞，此次倅自彼開，肆意轟炸，且有擴大擾害之謀，貴部奮勇抗禦，沉着應戰，至深佩仰，閻錫山叩，（二）日軍猛攻榆關，經貴部痛擊，敵人敗退，曷勝欣忭，敵既有心擴大戰事，事關抵抗外侮苟有需弟之處，當盡力以赴，閻錫山叩。

【傅作義電】寇犯榆關，已有擴大侵擾之決心，鈞座飭部嚴抗，極為欽憤，值

此國難當前，整軍待命，早具決心，爲國難犧牲，義無反顧，傳作義叩。

【徐永昌電】此次日人犯榆關，意義至爲重大，頃已偕同星如（楊愛源）商承百公，決當整飭所部，同心戮力，一致抵抗，徐永昌叩。

【蔣伯誠電】向方兄及此間代表大會同志，對鈞座矢志抗日，極爲欽佩，誓竭全力爲鈞座後盾，蔣伯誠叩。

【何鍵電】頃得驚耗，榆關失守，髮指皆裂，悲憤莫名，務懇督師殺敵，抱城存與存之志，出沉舟破斧之謀，鍵不敏，誓率三湘子弟，枕戈擐甲，爲公後盾。

【顧祝同電】此次日軍突然啓釁，其侵略野心，預定計劃，畢露無遺，麾下督率部屬，奮勇應戰，士氣之旺，戰鬥之烈，風聲所被，足以振頑厲懦，時局至此，捨合力禦侮，無以圖存，麾下秉承中央意旨，沉着應戰，備極辛勞，實深佩仰，祝同雖在遠方，誓當秣厲以待，爲公後盾。

【何成濬電】外患日急，曷勝殷憂，我公督師禦侮，至佩蓋籌，第一俟將剿匪任務交卸完畢，即行舉師北上，爲公後盾，又電云，承示榆關應戰情形，不勝憤

慨，仍希堅決抵抗，以期還我失地。

〔蔡廷楷電〕各報館均鑒，案奉國民政府派字第六六號任命狀，內開特派蔡廷楷爲駐閩綏靖公署主任，此狀等因，廷楷奉命之下，深切悚惶，私念國難事變，今已逾年，東北二百餘萬方重之失地未收，淞滬一月餘抗戰之創痕未復，本軍忍痛撤退，移師來閩，原期切實補充，靜待中樞大計之決定，全軍將士抵閩而後，無日不枕戈待命，備爲前驅，身在海隅，再馳塞外，最近則榆關陷落，平津危急，土河以北，將非我有，關外義軍，餐風浴血，號救無門，義軍盡則僞逆之勢成，日人將益增其藉口，廷楷分屬軍人，許身祖國，慄見危授命之義，懷國亡無日之悲，北望瀋遼，難安寢饋，乃承大命之頒，付以疆圉之寄，固辭未獲，勉任巨艱，謹於一月六日，遵令就職，到署視事，勉負地方之責，敢忘磨厲之心，伏望我中央當局諸公，精神團結，化除畛域，消彌內爭，集中全國力量人才，早定國防軍事大計，充實中樞，共圖匡際，務以整個國家民族之全力，爭最後存亡生死，自於此時，一髮千鈞，不容稍懈，楷雖患魯，竊願負弩前驅，爲國效命，執鞭

荷戟，未肯辭勞，馬革裹屍，願申素志，除呈報外，特電佈臆，佇候教言，蔡廷楷叩魚印。

【中央覆電】中央八日電覆請纓各將領，積極整飭部屬靜待命令。防區治安，尤須嚴密戒備。

全國各界激昂表示

京市黨部

自九一八事變發生以來，一年有餘，中國本其擁護國聯之熱誠，切盼國聯主持正義，對於日本予以嚴厲制裁，惟國聯始終因循敷衍，無切實有效辦法，更不惜自毀立場，暗與日本妥協，以求自利者，國際形勢險惡萬分，於此時期，暴日突以重兵襲陷我榆關，平津動搖，熱蒙危急，實為我國家民族生死存亡之嚴重關頭，我全國國民，應速起自救，本淞滬武力自衛精神與決心，抵抗暴日到底，尤須精誠團結，認清解除國難，惟有人民與政府應負共同責任，齊一全國意志，整齊全國步驟，以不屈不撓精神，在本黨及政府領導

指揮之下，長期抵抗，以達收復失地之目的，年來東北義勇軍，浴血苦戰，再接再厲，此次榆關守城將士，以身殉國，忠義凜然，均爲我民族精神之表現，深盼全國國民，對於東北義勇軍及華北抗日將士，更應在精神上物質上予以充分之援助，事機危迫，惟全國國民奮起圖之，中國國民黨南京特別市執行委員會叩，麻印。

西南政委會

（銜略）均鑒，慨自前年九一八日軍入寇我東北以來，蹂躪我領土，劫掠我權利，屠戮我人民，舉東亞和平國際公約及人

類相互生存之一切信義，皆爲日本暴力所蔑視，乃其侵略之野心，猶以爲未足，竟於上月底遣兵犯我熱河，本月二日復進兵攻我榆關，此而可忍，則全國覆亡可立而待，今日危緊之局勢已至，一切和平解決方法絕望之時期，吾人再不能以忍辱之心理，求因循誤事之外交，蓋以因循誤事之外交，只能獲得日軍得寸進尺之結果也，是故此時惟有全國上下，一致奮起，誓死抵抗，尤宜策勵前方軍民，堅守邊圍，頭顱可斷，身家可毀，國家寸土不可喪失，全國上下，惟有拚最大之犧

牲，救國家於危亡，如於是時尙有持不抵抗之心理者，當以全國之公敵視之，如有喪失國家寸土者，亦當以全國之公敵視之，迫切陳詞，行候明示，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西南執行部，國民政府西南政務委員會全叩支（四日）印

義軍後援會

（銜略）均鑒，東北淪亡，藩籬盡撤，榆關失陷，門戶被奪，

國事危急，至此已極，凡我同胞，能不憤激，況日寇凶殘，勢若燎原，正義人道，與賊難喻，唯有反求諸己，爲救亡要道，依賴國聯，終屬泡影幻想，萬望當機立斷，勿再畏葸，請我軍事領袖，預備動員殺敵，通告男女同胞，踴躍輸將接濟，決定破斧沉舟之志，方足挽救民族危亡，堅持短兵肉搏之勇，始克決勝雌雄疆場，否則國事前途，不堪設想，民族夷滅，迫在眉睫，臨電泣陳，伏乞鑒納，中國國民救國義勇軍後援會叩灰（十日）印。

中國婦女救濟東北協會

天津大公報鑒，倭奴狂暴，侵陵東北，我白山黑水間，血雨腥風，滿目瘡痍，國人同仇敵愾，正誓死滅此朝食，無如敵篋狂張，今又大兵犯我榆關，警耗傳來，髮指眦裂，榆關本爲華北門戶，今門戶失守，平津岌岌可危，幸我軍士深明大義，奮勇抵抗，迎敵痛擊，以殲強暴，但敵勢兇頑，戰事不免擴大，國勢危急，千鈞一髮，我女同胞占全國人民之半數，國家興亡，共與有責，敝會原爲聯絡各地女同志救濟東北被難同胞而組織，今後責任，將愈益重大，暴日爲醞釀大戰，併吞世界，已全國總動員，我爲自衛救國大計，豈不益將總動員耶，深盼我全國諸姑姊妹，投袂奮起，各竭所能各盡所有，協力同心，爲前方將士，戰地同胞，作切實的后盾，時急勢危，謹電呼籲，中華婦女救濟東北同胞協會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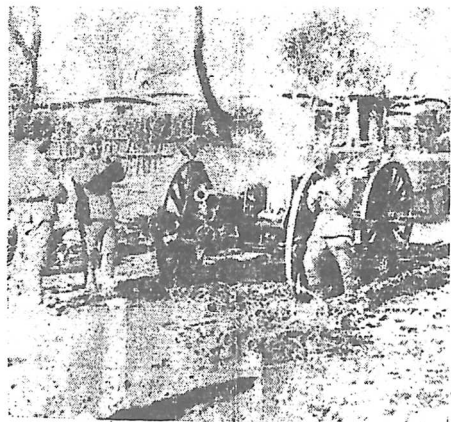
燕大抗日會

燕大教職員抗日會，發表告全國將士書，語詞沉痛，激昂慷慨，非常動人。

茲錄原文如次：

最親愛的全國將士們：現在是我們所能忍耐的最後時候了，現在是我們把熱血獻給國家，獻給民族的最好的一個機會了！從九一八瀋變以來，我們知道諸位已都是枕戈待旦，欲求效力前敵而不可得的。但現在這機會是終於到來了！日軍閻乘着東省義勇軍的苦戰援絕，遂個攻破之後，具着更大野心陷榆關，窺熱河，脅平津。但我們却要給他們以一個最嚴重的教訓，使他們知道，中華軍隊不僅十九路軍爲不可克的鋼軍！使他們明白，中華的國軍是決不會無抵抗的將尺土寸地退讓出來的！諸位起來，執起槍來，向前走！天助自助者，最後的勝利，一定是在我們這一邊。諸位起來！向前走，我們全國無量數的壯丁們，在武裝，在跟隨着呢！凡是阻撓在諸位之前的便是我們的敵人！起來！起來！這是一個爲國犧牲的最好機會！這是我們中華軍隊發揮我們的威力的最好機會！起來！向前走！我們在跟隨着呢！

誓死堅決抵抗
華北將領表示



—— 戰地野砲 ——

張學良……
張學良電。市商會公
鑒，微電謹悉，鄰族
特強，憑凌無已，國家寸土，矢共存
亡，責在執戈，決心久具，遠承勗
，兼示聲援，愛國熱心，至為感佩，
現在榆關方面，正在相持中，士氣可
用，誓與週旋，尙望時頒指示，隨時
予以援助，俾利進行，期挽艱局，無
任企禱，特復。張學良虞。

○……○ 何柱國 ○ 上海國貨工廠聯合會與何柱國往來之電，照錄如下，（來電）秦
○……○ 皇島探投何柱國將軍鑒，寇犯榆關，公奮勇殺敵，名震寰宇，乞
努力反攻，本會會員，誓為後盾。上海國貨工廠聯合會叩虞，（去電）上海國貨
工廠聯合會鑒，虞電誦悉，軍人保衛國家，當然堅決抵抗，各方屬望，夙志彌堅
，特復，何柱國虞亥。

○……○ 商震 ○ 商震電。市商會上海市地方協會均鑒，魚電敬悉，具見愛國熱忱
○……○ ，至深欽佩，暴日攻榆，益制侵略，凡屬血氣之倫，寧忍於國家
生死關頭熟視無睹，本軍敵愾同仇，義無反顧，誓即全部北上，效命前驅，為民
族爭生存，為國家保領土，尙祈遙作聲援，時加指示，特電布復，惟希明察，商
震齊。

○……○ 宋哲元 ○ 宋哲元代表蕭仙閣談，日侵榆關，華北將領人懷必死之心以禦強
○……○ 寇，宋哲元已力疾邁返陽泉防次，整部待命前驅，張漢卿此次亦
下最大決心抵抗到底，中央方面，亦早有準備。

山河破碎!!!

青年激發愛國心

仲乃安憂國自殺

仲乃安，廣東人。年二十一歲，來滬求學，住居虹口青年公寓，當去歲一二八事起後，即脫離學校，參加

義勇軍，親赴前線作戰，自滬戰協定，我軍開赴福建剿匪，義軍宣告解散，遂仍返居滬上，曾組織救亡抗日殺奸團，在虹口一帶，宣傳救國工作，不遺餘力，現仲積忿成疾，似瘋非瘋，詎近榆關失守，華北瀕危，乃安更受刺激，一月十四日夜十時許，仲在浦西，雇就周小三之舢舨渡浦，言明渡費一元二角，仲即付訖登船，不料舢舨駛至浦江中流，仲乘舟子不備，縱身躍入浦中，時水勢湍急，一轉瞬間，仲身即不復見，舟子設法打撈，終無效果，十三日晨十一時，該舢舨在原處打撈屍身，截至晚間，尙未將屍身撈起，當仲投浦時，遺有衣包一個，並致其母函一通，詞句悲痛，不忍卒讀，茲照錄如下，信書寫寄交廣東汕頭何鎮祥酒家

轉交仲乃安家中，信內書：母親大人，我大中華東北被割，榆關失陷，存世無趣，迫以身殉，家中望請安度，莫因兒傷悲痛，所有衣物，已質爲旅滬食宿，肅此專稟，敬請福安，兒乃安稟，現舟子已將此函付郵矣。

鍾天鐸北上殺敵

南京大廈大學附中學生鍾天鐸，家住南京，年僅十七，生性剛直，茲因東北烽火緊急，榆關失守，激於義



從榆關喋血到熱河棄守

憤，不忍坐視國土陸沉，乃有投軍之意，於一月十日向其同學章華借得製服一襲，銀數元，托辭至一如照相館攝影，一去倏已數日，尙未回校，家中亦不知其去向，於十三日晨接得其自鎮江來函（與章

君）蓋已登輪北去矣，茲將其原函如下。

華學兄：

昨天的一切，我是失禮了，我很是對你不住，並且你老兄是上了我的當，但是我是受到一種極重大的刺激，到這個地步，不願把他提起，惟有犧牲我的生命，在這黑水白山之間了。

在未動身之前，我所借你的制服，是預備上戰線去的，說到一如照像，是一句虛偽的托詞，……老兄呀，你目看的是什麼，你的神經有影像沒有，現在還記得去年一二八滬戰和東三省的九一八事變和慘殺沒有。

但是現在帝國更是兇狂了，野蠻了，牠要想吞盡我全國了，人民的痛苦，恐怕將來一定來得更慘的了，唉，國家不能安，人民從何處去得快樂，還不是去救國的好，許多的慘事，雅不願細細地寫起來，你只要看每天的報紙上，可再加上三倍的慘然，（因為報上有的地方是不登的），就可以明瞭的了，總之，我是到東北去投軍去的了，但是我依然要和你做個朋友，等到國家和平，國恥消滅的時候

我就榮歸原校，來拜訪你，這時是多麼快活，唯，真的快樂極了，請你不要掉了。但是你的制服是不能歸還的了，借你的費，請你到我的家中向家母拿吧，一切狠是對不住，請你十二分的原諒，再會，候我到了目的地，再詳細地告訴你罷。

弟天鐸拜上，十一日晚於海上。

暢毓麟上書中委？

南京常府街四十六號立法委員朱和中之住宅桐蔭別墅，住客陝西三原縣人暢毓麟，（年二十八歲）曾一度在審計部及監察院工作，旋以故去職，寄居朱處，平常之生活費，悉由監察院長于右任及監察委員王陸一供給，近因榆關失守，外患緊迫，遂留書上中委，於一月十四日憤而自殺，幸發覺尚早，經友送中央醫院醫治，昨已出院，仍居該處休養，茲覓得暢上中委之遺書錄之如下，

上中委書

（銜略）毓麟生於陝西三原縣。現年廿八歲，曾服務於軍政界八年，今夏由漢到京工作於審部監院者三月，旋以故告退，雖然食宿有依，茲有疑慮，不可解者數端，願以臨死陳請於諸公之前，當九一八事

變後，政府抱不抵抗政策，竟將物產豐富東三省拱送於日本，此不可解者一也，張學良無用，幸有馬占山，蘇炳文等統率抗日之義勇軍，血戰年餘，未見中央接濟其一卒一餉，使我抗日之同胞，枉死日本砲火之下，中央以爲張學良之防區，殊不關心，此不可解者二也，一二八事變，日軍以十數萬之衆，進攻淞滬，經蔡廷楷及友軍僅以五萬之健兒，與敵對戰，中央初不救，繼則不擾，致將我閩北之精華，成爲灰燼，此不可解者三也，國難期間，政府遷回之意義何在，既在國難間遷回，歡迎慶賀之義意何在焉，此不可解者四也，在失地未恢復以前，全國人士，奮恨若狂，中央則苦中依然作樂，放假過年，張貼春聯，致受寇三砲之被告，春聯頓時扯消，不知我國威何在，此不解者五也，榆關事變未聽諸公之集議討論，居然大唱高調，決心抵抗，是問抵抗之事實何在焉，抑或在準備期間，此不解者六也，誠然，中央有不得已之苦衷，當然一刻難實現，猶未聞有積極正當之準備，此不解者七也，陝西僻處西北，中央素不問聞，當國難嚴重，始言開發，一旦戰事和緩，復不過問，未知陝西是否屬中國之領土，中委究屬東南之中委，



從榆關喋血到熱河棄守

抑屬西北之中委，如果陝西屬中國，在國難期間，中委應聯袂西上，何以有留粵留滬留京之中委，獨無留陝之中委，此不解者八也，日寇逼近內地，未聞政府確切計劃，空地言如敵軍進攻我熱河，我必決心與敵抗，又謂如日本承認偽組織，中督必討伐叛逆，又謂如日軍進窺平津，企占華北，我必誓死拼命，又謂已電令我出席國聯代表，向國聯報告，又謂淞滬東北損失，由日方負責，又謂我極宜沉着，我不開覺，又謂斃敵若干，進佔某地，種種

騙民誤國之空言，於事實何補，使全民能不對政府失望，未知諸公用意安在，此不解者九也，目前國難嚴重，平津吃緊，平故宮之古物，移存西安與洛陽兩處，當此經手裝運者能不乘機盜藏，更不知移運古物而平津之民衆，能否搬運，抑或民衆由張學良負責，古物由中央保管，備充亡國之出洋費，或作他項準備基金，此不解者十也，際此內憂外患之期告成，全國青年總失業之機，未悉若何處置，毓麟一無背景，二無作用，既無黨派，又非反動，雖屬失業，賴有子右任王陸一兩先生接濟，食宿無恐，快樂逍遙，惟念政治腐敗，國家之瀕危，及受惡劣環境之進迫，因之煩厭一切而自殺，寧願我先死，不願國先亡，諸公列位中委，爲黨國柱石，民衆之救星，希望於國家早籌禦侮之長策，則毓麟雖死猶生，亦深感激，爲此含淚自戕呈請鈞鑒，陝西三原縣青年暢毓麟泣呈民國念二年一月十一日自狀於常府街四十六號相蔭別墅樓上。

李德培泰山絕命

本年二月四日，即舊正月初十日，有一南方人，身穿洋服大氅，在泰山玉皇頂廟遊覽，寄居數日，該住持催其

下山，伊以烟瘴陰雨不便行走爲辭；至十三日廟中工人往視，此人在地坦臥，不能動轉，該工人即告知住持，即着人抬城診治，不料行至中途氣絕，在其身旁檢出遺書一封係致熱河庫次，某屯之宋達先君，另一紙片即絕命書也，茲錄李君絕命書及致友人兩原文如次，

絕命書

我因精力疲憊已極，恢復至難，既不能回熱工作，又不能進行我所計，不願偷生，願作泰頂一孤魂，祈埋我於玉皇頂山下道側，使自強力壯之青年來此，猶不忘執戈以救國，則我之死尙可得絲毫補救也，我之大衣，請爲我交住持賣去，作我數日來之生活費，

致友人函

達先暨諸友，榆關失後，我等即消息隔絕，前月我輩計議事亦不能達到目的，關內人士任你說得口痛心裂，亦不見能托改變好了幾分，下焉者終日勞動，不得一飽，貧苦細民固無論矣，至中上階級，乃猶醉生夢死歌舞昇平，人心之死，真令人哀痛欲絕，關外將士於寒風如刀中，猶復努力抗日，慘苦情形，此間人士那曾想到萬一，我自熱，諸友解衣衣我，尙不寒凍，

然自視則愧痛之甚，惟近日心痛益厲，精神短少，回熱未必能工作，決掙扎病軀，到南京請願三事，或能改變危局萬分之一，如不成功，願死泰山之巔，以促國人反省，若真如此，則愧未死沙場之爲慰也，祝努力殺賊，李德培上

此函不知可交到否

永安死後，家中至清貧，我已於過濟時爲兌三十元去天口處，因籌款無着，無法奈何，前函言及義軍給養無着，徒擾窮苦細民，且于日人無大損，願速死以報國，達君，此寧非過激之論乎，我病年尙且支持，留餘生以救國，非萬不獲已，不自死，兄其謂之何，平中友人均已分配工作，他去，餘不報，培又上，

平僧界奮起抗日

北平佛教青年救國團諦聞等發表，「爲抗日救國告全國僧界書」一文，願捨頭顱追隨抗日，茲錄其宣言原

文如次，

以撮爾之島國，以渺小之倭奴，恃其精銳之器械，逞其豺狼之野心，傾全國之師，行跋武之策，破壞國際公約，不顧世界和平，強奪我三省，攻擊我淞滬，

得寸進尺，變本加厲，時而尋衅，時而挑戰，殺戮我同胞，焚燬我城市，姦淫婦女，搶掠財物，種種暴行，不堪言狀，且也開其懸河之口，弄其簧鼓之舌，出爾反爾，自買自賣，掩飾國際耳目，矇蔽世界視聽，無所不用其極，近又佔我榆關



前線之哨兵

，屠我榆城，按其有預定之步驟，施其有組織之計劃，向我無理要求，不宣而戰，意圖鯨吞華北，進而蠶食東南，實行大陸政策，完成其整個侵略，其心可誅，其肉可食，

榆城既陷，平津危急，民族存亡，繫之一髮，凡我中華民族，迅執戈而奮起，或殺身以成仁，或舍生而取義，為民族爭生存，為國家保領土，此其時也，僧界為中華民族之一部，生於斯，長於斯，當此國難嚴重，民族存亡之生死關頭，不容靜坐蒲團，依然閉目禿禪，應念衆生之苦，須發菩薩之願，況乎覆巢之下，決無完卵，天下興亡，匹夫有責，趕快一致團結，努力抗日工作，或選強壯之僧了，

鍊成勇敢之義士，或出衣鉢之餘蓄，設立治療之醫院，或赴前線，救護傷兵，或在後方，收容難民，總之各盡其心，各竭其力，同肩重任，共負艱危，我佛有降魔之行，羅漢有殺賊之義，本此宗旨，戢得兇鋒，誰曰分外舉動，實乃應盡天職，打破帝王時代之舊習，發揮佛陀犧牲之精神，學大士之隨機應化，效目連之遊戲神通，凡我僧界，迅下沉舟之決心，誓與倭奴一週旋，國存與存，國亡與亡，寧作戰場，莫爲亡國僧，彼以利器，我以熱血，彼以野心，我以義憤，十以當一，千以當百，倭奴雖蠻，其奈我何，如有慷慨激昂奮起者，我當捨頭目髓腦以從之，北平佛教青年救國團譚聞等叩，

安德馨營長死後哀榮

安德馨營長保定人，係清真教徒，此次在山海關抗日盡難，其全營兵士，均為國犧牲，安屍經山海關之同教拼死搶出，交旅部運平公葬，為國捐軀，死後尤榮。

安德馨遺體運平

榆關抗日，為國犧牲之第九旅第一營長安國馨遺骸，業由回教友搶護，歷險運至北戴河，再由北戴河由其胞兄安德明護送赴平，臨永警備司令何柱國，已向軍分會電告請棺殮公葬，並過知沿線駐軍照料電文如次。

（銜略）助鑿，榆關之戰，守南門之六百二十六團第一營安營長德馨，因奮勇

從榆關喋血到熱河棄守

拒敵，在清真寺附近殉難，該營長長為回教徒，幸得寺中同教人等搶護，屍體得以保全，復經艱難險阻，將屍體運至北戴河，茲派韓營附于嘉伴送，佳日（九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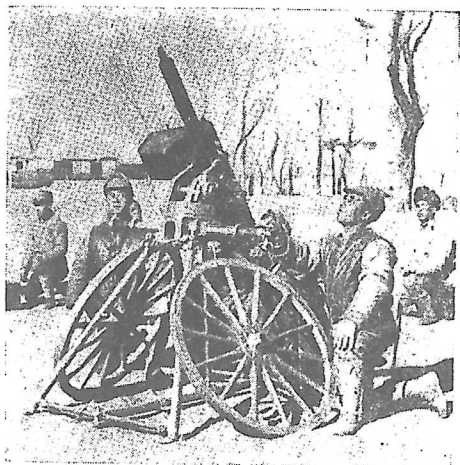


—— 高 射 砲 隊 ——

早運平，但尙未盛殮，請派員到站照料，該營長籍隸保定，乞設法賜為棺殮，通知其家屬，認領昇葬，或謂由鈞會在平購置塋地一方，舉行公葬，是役本旅冊籍多送後方，惟呈軍分會案卷，附有該營長相片，並乞飭為攝印放大，以紀其功，是為叩感，榆永警備司令何柱國叩齊（八日），守榆第九旅第一營殉難之營長安德馨遺骸，十八日由北戴河運抵北平後當晚即由東站移靈宣外教子胡同清真寺停放，十九日上午起舉行各界公祭，計到各團體機關代表數百人，各界並贈送輓聯百餘付，北平軍分會委員張學良特贈匾額一方，文

曰「軍倅秦岱」，並輓聯一付，文曰「守土共存亡先鞭作我三軍氣，揮戈思勇決信史傳茲百世名」，下午一時由北平回教公會全體誦經祈禱定二十日上午七時將靈柩至西車站，用專車送往保定原籍安葬，屆時由軍分會樂隊前導，各界代表參加執紼，清真寺前停放槨罩一架，寺門搭素彩，入門後，由該寺招待員導至招待室簽名，室內備有教席及茶水，寺中關於安氏停靈招待之開銷完全由軍分會担任，清真寺則盡招待工作之義務，院右設靈棚一座，內外掛懸輓聯甚多，靈位設於室內，旁即爲靈寢，以回教布罩遮蓋，安氏長兄德明向致祭者發表談話如次：舍弟（安自稱）此次在榆關，南門內陣亡，其生前先於手部受傷，伊褻創應戰，毫未顧及，移時，彈中肘腿，依然在塲督師，最後頭腿兩處中彈，遂倒地不起，幸賴其忠勇部下，將尸裝入蓆袋內，於退出榆城時携至西水門，就當地一土坑，草草掩埋，惟該地距清真寺甚近，遂託寺中人，代爲照料，退至石河後，該忠勇兵士復改扮商人模樣，乘星夜潛至榆城西水門將伊尸身挖出，運至秦皇島，其時余及舍弟德忠已趕到該地，遂將伊尸在秦皇歲清真寺中沖洗，用白布包裹，奉何司令

命昇至北戴河站登車，何司令並贈余百元，以爲舍弟治喪之用，十八夜始運抵北平，定二十日上午七時由此地運至西車站，再用專車送回保定，如當日到保時早



□ 機 飛 擊 轟 砲 射 高 □

，二十日晨七時，安營長遺體復由教子胡同清真。移靈至前門西車站，停於特備

，即行下葬，否則尚須二十一日辦理，至於家中情形，余兄弟三人，共同奉養老母，母年已七十八歲，伊（指安營長）妻現年三十八歲，長女十三歲，次女八歲，幼子三齡，尚在襁褓，又此次陣亡中將士甚衆，百姓死者尤多，將士尸身除伊一人搶出外，餘則均由紅十字會代爲掩埋，聞關連長之尸身則身首異處，狀極可慘云

之一〇一號包車中，於九時五十分隨平漢二十二次車運返保定原籍安葬。安之夫人，及其弟德義，偕子女姪等皆於前晚九時抵平迎靈，當由教子胡同起運，沿途及到站恭送致祭者，數千人。軍分會衛隊，衛戍隊各一連，軍分會樂隊，公安局樂隊，保安隊皆到。市長周大文，及湯國楨，並邵文凱，鮑毓麟之代表等皆抵站致祭樂聲聲哀壯，充滿悲悽景象，九時五十分祭畢，車即啓行赴保。二十一可安葬完畢。安之眷屬仍搭車於二十一日晚返平，以便參加二十二日上午十時中山公園之追悼大會。茲誌二十日送靈之詳情如左：

起運及沿途情形

廿一日天將發曉，回教教友即紛紛持旗赴教子胡同禮拜寺。衛戍隊軍樂隊隨時亦到。至七時即將安靈由南客堂抬出，仍用下車時原槓，抬往西車站。沿途軍樂隊在前奏樂，各界輓聯由人擎持，隨於樂隊之後。繼爲香亭四架，上裝放花圈，並有張學良輓安之匾額，上書「重伴恭偕」安放於最後之香亭中。亭後爲六十餘香童焚香引路，靈柩由六十四人肩抬，隨後徐行。靈前爲回教教友及各界執紼者數達千人。靈後爲安之夫人子

女，乘坐馬車。街衢兩旁，觀衆擁擠，肅然起敬，似咸表示哀悼之意。一路經由菜市口，驛馬市大街，西珠市口，前門大街，於九時抵西車站，即將靈柩放於站內之包車中。

站前佈置與公祭

西車站之門前搭紮素牌樓，上綴以白地青字之「精神不死」四字。衛戍隊，保安起，公安局樂隊，及各界送靈男女代表，皆整於站台上。靈柩安置於靠北站台北面之包車中後，即由回教教友誦經祈禱，舉行回教送靈之禮儀。繼由軍分會馬科長及修副官司祭，在站台上向靈車舉行各界公祭。安之眷屬皆跪靈車前答禮。祭畢，靈車啓行，哀樂大作，羣衆高呼：「安營長精神不死！」「繼續安營長抗日精神！」「恭送安營長英魂返里！」等口號。羣情激昂悲壯，直至車行漸遠，送靈者始陸續出站。當安靈抵站，及公祭時，軍分會皆曾派人攝影，以資紀念。

平市各界悼國殤

軍事委員會北平分會，及北平市人民自衛指揮委員會，於二十二日上午十時在中山公園中山堂召開追悼榆關陣亡將士及安德馨營長大會，由軍分會第一處處長王以哲主祭，並由各界公祭，茲分誌詳情如次。

會場佈置

中山公園於二十日下午即在門前搭建白色牌樓一座，上以紙花綴有「追悼大會」四字，牌樓前並懸有白布一幅，上書「追悼榆關戰役殉國營長安德馨連長關景波劉虞辰王宏元謝振藩等暨諸將士大會」，公園內遍插紅綠小旗，多書為國捐軀精神不死等字樣，中山堂前石坊上則懸有白布匾額二幅，一書「為國捐軀」，一書「軍人模範」，靈堂則設在中山堂內台上置靈龕一，中懸安德馨本人軍服像，左為連長王宏元，右為連長關景波半身像，像旁並置有榆關戰役陸軍第九旅殉國諸將士，榆關戰役陸軍第九旅第三百二十六團第二連第五連等殉國將士之靈位四，靈龕前則供有花果，並燃素燭一對，台則則排孫魁元·周大文·軍分會交際委員會·韓復榘代表李宗弼·王樹常·衛戍司令部·女青年會·師大所贈送之花圈，並置同欵之湯瓶一只，此外並有神廟道士及雍和宮喇

東洋道理



嘩輪流哮喘，使人懷無限之悲感。

到會團體 中山堂四圍滿懸各界
所贈輓聯，一片素白

上，使巍然之中山堂一變黯然，其中張
學良一聯云，「冒鋒鏑殉疆場，孔子
曰仁，孟子曰義，執干戈衛社稷，生
海
新而為英，死而為靈，」，周大文輓聯
云，「青史照丹心，捐軀竟化萋紅血
聞，孤城完大節，免胄初歸先軫元」，
報榮臻聯云，壯士具大好頭顱，該如此
拋去，同胞存男兒氣骨，當有以繼之
，軍分會辦公廳副主任朱光沐一聯云
，「勇於殺敵，非夫人之慟而為誰，

義不顧身，知所惠有甚於死者」，衛戍統帶劉多荃一聯云，「視死如歸氣壯山河，爲國禦侮尸化馬革」，語皆沉痛，至九時許各團體代表已有三百餘人，計爲婦女救國同盟會・市農會・商會・市黨部・市政府・省黨部紅萬字會・籌備自治委員會・同教公會・華北回民護教團等，其中並有西人周永治夫婦，亦親往致祭。

王氏主祭

至十時半。即宣布開會，由軍分會第一處處長王以哲主祭，第二組修貴起司儀，奏樂後，獻花獻酒，並行三鞠躬禮，祭畢，由王氏報告，略謂，今天爲安營長及以下將校士兵開嚴重慘烈之追悼大會，因安營長及士兵幾百人爲對外戰役中之最先殉難者，故我等民衆在此開會追悼，都表慰問之意義，安營長爲中學畢業生，先當兵，後入講武堂，畢業後，即任第九旅營長，平時對士兵之訓練，輸入國家愛國之思想及熱誠，此次榆關戰役，在榆殉國，日方作戰恃利器，我方作戰則恃死，而不滅之精神，此次榆關失敗，予我方軍隊甚多教訓，日方有長處，我方正研究長處制止之，將來對付敵人，方有得勝希望云云。

□ □
各界公祭

王氏祭畢後，即由各界公祭，計爲市黨部・人民自衛指導委員會，及各部隊等，同時依照規定各界公祭時間，上午十二時至下午二時爲各學校，下午二時至三時爲各法團自衛指委會回教團體，下午三時至四時軍分會，下午四時至五時各機關領袖及職員，至五時後，方行閉會，總計前往致祭者不下萬人云。

日軍圖擾華北之陰謀

日軍實具有侵略華北之整個陰謀，目前已準備就緒，不久將按步實現。南自秦皇島以東，山海關以西，北自石門寨以東，九門口以之西四圍中間三十里居民，稍有避難能力者，早已開風他避，怒風駭濤之準備大戰區域中，非特人煙稀少，即豬羊家禽，亦鮮有留者，完全入戰事前夜景像，茲將日軍準備各點列下。

(一) 調令偽國軍隊張海鵬程國瑞丁錦李際春四部共合六萬人，集中在山海關東之綏中與城錦西義縣廣寧沿長城一帶，預定於廢歷年初，驅兵出山海關九門口兩路入關，日軍暗助，以沿北寧路西進，侵佔平津為目的，計劃將傀儡溥儀移送入關，而關外諸地，盡歸日本，戰事爆發時，日本對國際宣傳，即以華人攻華與日無關為欺騙，現時攻佔九門口者，即為張海鵬部偽軍，程國瑞各部已實行繼張而後，着着前進，張海鵬且以包打平津為自任，惟偽軍是否能用命，尙是一疑問耳。

(二) 東省日軍，號稱十五萬，除抽調一部份援助偽軍入關以外，另調一部駐屯於長城邊地之要塞，如山海關九門口等處，其餘主要之目的，在肅清關外義



(報美)○你饒就我，罪謝你在現：說本日

勇軍與沿鐵路之鬻匪，必要時將在朝鮮駐屯軍抽調東省，因日軍在關外之勢力所及，僅沿鐵路兩旁五里範圍，受其強力壓制，五里以外之居民，尚無從鎮服，日軍見義勇軍之活躍，凡在鐵路附近見有義勇軍蹤跡，即燒殺並進，愈結怨於華人，居民亦恨之入骨，長此以往，日在東省勢力既雖鞏固，不

久恐終歸傾覆，故有此計劃以謀久遠，當日軍佔據榆關後，未即着着西進者，雖以我軍之準備抵抗，但日軍之活動，亦大有關係也。

(三) 爲實現其第一陰謀計，乃作增兵侵入熱線之宣傳，雖視平津爲要圖，實熱河已在日軍預定侵略計畫之中。

(四) 爲實現其第二陰謀計，乃稱山海關事純爲局部問題，一則緩和華軍抵抗之準備，一則緩和國際之空氣，日軍部最近派梅津少將赴天津，即進行其緩和 policy，而所謂謀山海關事件局部問題之局部解決也，東北之半壁河山，已版圖變色，華北之前途如何，端視全國上下之能否合力抵抗矣。



漢奸賣國求榮

山海關天險失守，萬里長城東南陷缺，日軍如虎狼，已登堂入室，歷史上之創痛，誠不亞於九一八瀋陽事變，更甚於一二八淞滬之役，中華民族，其危急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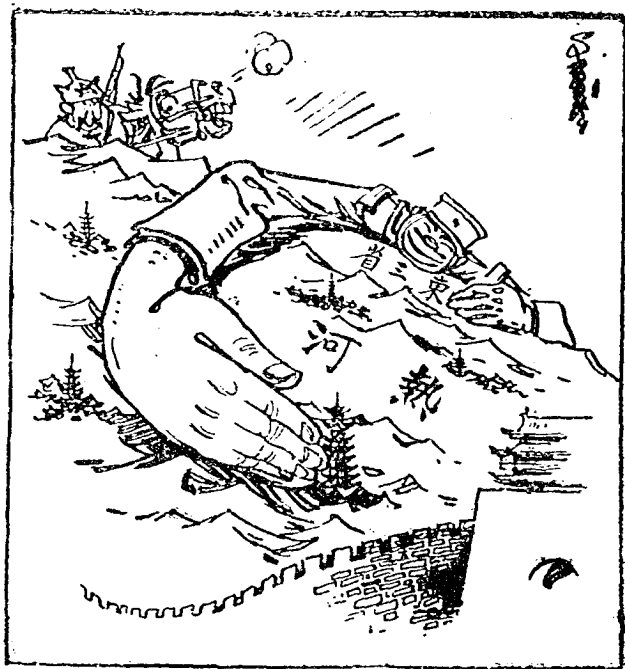
亡爲如何，詎有無恥漢奸，前在山海關身任公務者，近反利祿薰心，受敵人之收買，而奸官自爲，琵琶別抱，與隔江商女高唱後庭相比較，無恥尤極；茲經多方調查，知有降敵之漢奸最著者數人如下：（一）那齊夫，原任北寧路鐵道橋樑廠廠長，廠在山海關，亦即我國唯一無二之鐵路橋樑工廠，廠中機器，價值九百餘萬元，一月三日山海關失陷後，那即投降日軍，請求維持原缺，向關東軍谷義一聯隊長填寫降敵志願書，仍任軍長，十日即招集工人，照常開工，此後我全國鐵路建築橋樑工程，均須借力於外人矣。（二）馬鴻儒，爲段祺瑞門生，曾參加天津事變，經當局一度通緝，後復任爲河北省特種公安局榆關分局長，職權在縣長以上，榆關事變時，馬乃率領員屬，於西關城下，登台向避難人民作無恥之演講，謂「你們不必逃難，避到天津北平去，還是要歸日本」云云。一面攔阻人民出城，倒行逆施，罪不勝誅，現經日方拔升爲山海關警察總局長，（三）李德同，原任北寧路山海關車站站長，位既重要，薪亦優厚，我軍退却後，彼仍安然於事，現請維持原缺並督促員工，維持僞奉山路通車。（四）北寧路山海關醫院院長孫

某，（名未詳）現亦降敵，並率領所屬，辦理日兵之傷兵醫院，爲醫治敵人之救命機關，計北寧路醫院之設備，甲於全國各鐵路，今一旦反資敵用，漢奸之肉，其足食乎，以上爲最著者，其餘尙無詳悉，衆料爲數當不在少耳。

平津秘密活動

華北局勢，自榆關失陷，已呈緊張之象，或恐有意想不到之空前巨禍爆發，日方固嘗一再揚言，必欲乘此各方昏沈弛懈之秋，出其不備，一舉而佔有平津，其目的有二，（一）搗毀我軍事上交通上經濟上之後援地，（二）擾亂我民間金融與商業之秩序，既可對我北寧路以至熱河前方大軍予以重大威脅，復可使我方自起紛亂，隔絕首尾不能聯貫，據傳日方確有此項企圖，攻取熱河云云，原是聲東擊西之策，行見敵軍大隊準備完畢，榆關秦皇島敵軍即督率偽逆軍向我石河石門寨之線開始猛烈進攻，同時平津亦發動擾亂，必嗾使流氓土匪等使衣隊放火起事，

衝破我軍警治安防線，冀奪得我軍事財政各機關，而日軍則策爲後應，勝則日軍可以不勞而獲，無作亂之名，有佔地及軍事上佔有之實，如其不濟，則日軍必竭海陸空三軍之力，大肆兇毒，罔顧利害，故對華北計畫策動，日參謀本部于一月八日開重要軍事會議，討論應付熱河及華北軍事問題，並決定派總務部長海津美治郎少將急赴天津傳命，梅津少將定九日夜九時二十五分由東京動身，先經大連與關東軍司令部協議，並討論具體計畫後，即轉天津與中村司令官商議作戰計畫與各種外交應付，聞梅津此行豫定暫住平津一帶，運動對華北及熱河之侵略軍事，二十五日梅津到津，與津日軍司令中村晤面後，當晚赴平，與日使館參事中龔砲兵隊長好原等會談徹夜，內容無從探悉，梅復於十六日晨八時偕隨員等返津，津日軍司令中村並密令日僑速結束商務，停止進貨，婦孺回國，或赴大連者，免費代運送，盛傳日軍進攻山海關時，曾接得東京總會來電，囑令募集會員，編制平津別動隊，潛赴平津，擾亂我軍後方，昨據日方消息，謂此項別動隊，業在鄉軍人會編制竣事，其人數共計爲四十八人，分作兩隊，每隊二四人，每隊設正



(報西林字海上)由自領佔

副隊長各一人，出發經費，業經領到，將於日內乘其日輪潛赴平津，抵津後即分派一隊，赴平活動，其主要任務，除設法亂我後方人心外，並擬聯絡當地日僑，有所企圖，而負有重大使命潛來平津之日

少將梅津，往返平津，行色匆匆，舉動詭密，似有鼓動某重大事件形勢。日前梅

從榆關喋血到熱河棄守

津於來平召開秘密會議後返津時，同行者有參辦部員牟田口中佐富永西中佐等十一名。據探悉梅津所負之使命，有以下數種：一，對石本事件。二，對「奉山路」保護事件。三，對東北義軍協力討伐事件。四，對以旅大爲進攻策源地事件。五，對於張學良爲抗日中心事件。六，其他某項事件。並傳潛居天津之僞國代表于大徵，携同漢奸朱子均，王羊甫，及前直魯軍游擊司令姚瑞麟，秘密來平。藏身東交民巷日本兵營，有所活動，叛逆溥偉亦秘密在平圖謀不軌匿跡交民巷，出入有某國民人跟隨保護，平各團體雖迭請緝捕，但恃護符，恐不易落網，溥某夜在交民巷宴客三十餘，種種行動，實爲禍亂種子，聞該逆派有向某在平市密招會究前清禁衛軍之失業旗籍官兵，凡應募者經驗明後，即發給川資使自行出關報到，以備編入僞國建國軍幹部教導團，另據紐約泰晤士報華盛頓專電，謂英國已向日本政府抗議日軍攻佔山海關事，並請日本當局注意英國在華北權益。美國主張現無訓令駐東京大使再向日抗議之必要。但如日軍繼向平津等地發展，則美將認形勢嚴重，不能坐現。

榆關陷落侵熱聲浪緊張

日方圖熱已具決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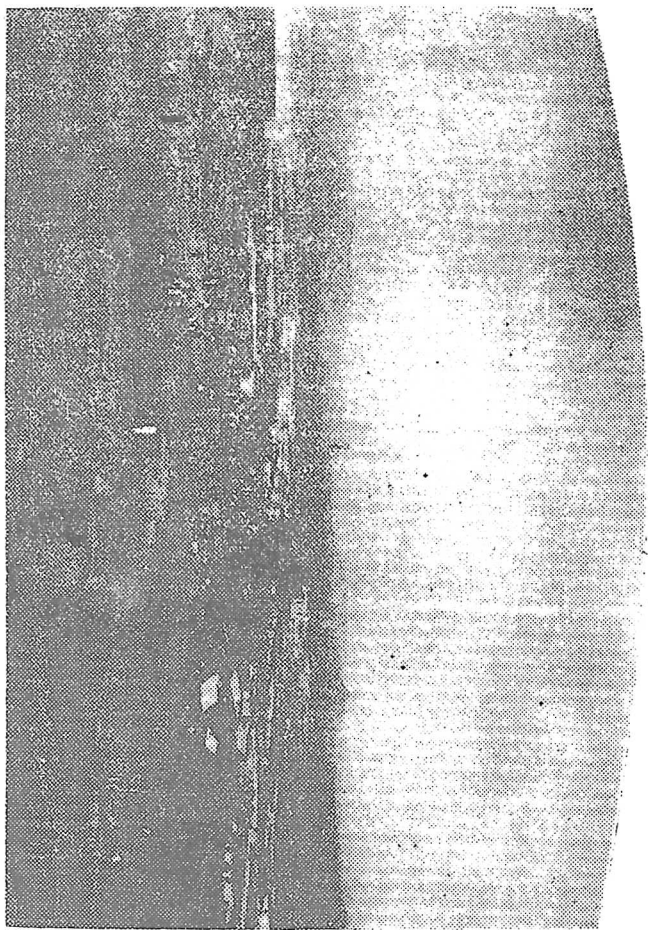
自榆關失陷後，國人心目中，俱認日兵長驅直入，進佔平津，詎料事又不然。日人按兵不動，而攻熱聲浪轉緊，惟日人詭謀多端，用意莫測，日軍紛紛集中遼西，用意雖莫可測，但可南可西，其爲作戰狀態，固人人知之，查綏中縣城，於二月五日有僞軍三千開入，錦義一帶，有日軍千七百人，於三日開至，同時各縣大軍，被徵一空，張海鵬逆部（僞邊防第一軍）亦參加，並由日人小歧統領，其僞軍前敵司令係張景惠，前敵總指揮則係程國瑞，作戰計劃，先集中於九門口，北水子一帶，對九門口取守勢，以拒關內軍隊之北援，連日飛機，四出偵察，形勢甚緊，攻熱聲浪既緊，熱東民衆震於覆巢在即，勢不能不起而自衛，紛紛加緊

訓練民團，如南起凉水井子，北達黃木管子，東抵缸密嶺，西迄小凌河沿之各村各會，俱晝夜警戒，並施簡單防禦工程，加以重山峻嶺，民聲强悍，而槍多如麻，日人鑒於地勢及民氣之不利於彼，近乃大肆收買漢奸，牢籠義軍領袖，並招兵買馬，日本軍事當局，現公然承認如熱河問題不能和平解決，則遲早間必採用積極軍事行動，俾使熱河處於「滿洲國」政府完全管轄之下，日本陸軍發言人，一面承認採用武力之可能，一面尙聲稱抱用和平方法謀取解決之希望，蓋不獨在手工作，現已不少，且若用兵取熱，費用既須增加，生命亦將多所喪失，尤易引起海外誤會，而予外人反對者以口實，況熱大戰，一經開始，爲戰略關係或有華北擴大戰爭之必要也，華人及許多外人，以爲日人現覓取侵華北奪取平津之機會，惟東京不承認此說，日方謂日本固有不負責任之激烈派，歡迎此種發展，但負責領袖，則深知戰事延及中國本部，必將引起危險的國際糾紛，故戰事區域將來如竟擴至中國本部，則係出於與奪熱河計畫有關之軍略上必要，而非故意出此也，但日人雖口稱欲以和平方法取得熱河，而避免中國本部之戰事，但陸軍省發言人

近曾語路透訪員，謂大危機在，為槍彈之偶爾誤發，日本固不欲在最近將來時期中，有大舉於熱河，但黑夜槍聲之偶爾一發，即可為開火大戰致生極重大結果之警號，我東北民衆抗日救國會，據確報，日軍原擬攻熱計劃為，（一）由錦朝線連步砲兵攻北票，進取朝陽凌源，（二）由通遼進攻開魯，經綏東下窺建平，會師赤峰，（三）由偽奉山路出兵，牽制關內我軍擾熱，但近因熱邊義軍雲集，國軍集中朝陽開魯一帶，乃改定以下攻熱路線，（一）集中綏中，取道白咀門，經沙帽山老爺廟，奪取凌南，經瓜大海會師凌源，（二）集中重兵于新立屯，經廣甯營子，以取阜北，截北票，斷義軍之呼應，再經大虎山取建平，會師赤峰，（三）此次小磯參謀長赴錦，即係計劃佈置攻熱，新立屯日軍確實連夜增兵，但開到之日軍，並未下車，凌南第八師團，已開抵藥王廟向北移動。

日外務大臣內田康哉，于一月二十一日午前十一時，在貴族院，演說外交方針，原文過長，茲僅就其中關於「熱河與滿洲」之演詞，介紹如下：

（上略）抑就熱河，更欲進一言，滿蒙與中國之境界為長城，徵於歷史，已無



從榆關喋血到熱河棄守

議論餘地，尤以熱河省爲滿洲之一部，照該國建國之經緯，亦極明瞭，然該省內攬治安之策動，不惟有顯著者，而張學良之正式軍，且有越國境而侵入熱河省內者，願維持滿洲國領域內地方治安一事，基於日滿議定書，應由兩國協同負責，自不待言，以故所謂熱河問題，爲純然滿洲國內部之問題，同時在我國因鑒於上述條約上之義務，而所以具莫大之關切也。中國之政局依然混沌不絕，一方排日運動，仍不見緩和之兆，尤以去年十二月南京舉行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全體會議，有提出以華北邊疆軍事行動，援助東北義勇軍及排斥日貨三點而成之積極抗日案之消息，據其後政府所接各種消息，認上述積極抗日案，已確實通過該會議矣，然近來中國軍隊不惟向中國與滿洲國之境界附近集中，其一部且已侵入熱河省內，既如上述，在帝國政府對中國此種狀態，衷心視爲重大，就因此事態，或將招來之不幸結果，不得不預行喚起中國政府及該國民甚深之注意，而促其反省者也，關於中日問題之所謂黎頓委員會之調查報告書，業於去秋十月提出理事會，又帝國政府對此之意見書，亦於同年十一月提出理事會，且兩者均已公布，如諸

君之所洞悉，要之，我方意見書，意謂承認滿洲國而助成其健全之發達，乃為確保東洋平和唯一之途徑，帝國政府此種基本見解，當為各方面所確認也。（下略）足徵日方圖熱，已具有決心矣。

中國積極準備抵抗

中國方面，知熱戰必不可免，遂積極從事抵抗之準備，行政院代理院長宋子文北來，即為接洽財政與軍事問題，故于二月十七日偕同張學良，張作相，朱慶瀾，蔣委員長代楊杰，上海地方協會代表黃炎培穆藕初等，分乘汽車三十餘輛，離平赴熱，當日午後到達承德，即晤湯玉麟，談商各事，十八日正午，熱省府及承德各界，開會歡迎宋氏，宋有極長之演說：

宋院長演說

子文奉命北來，在平與張代委員長會商抗敵，昨偕張代委員長張總指揮來熱視察，承湯



從榆關喋血到熱河棄守

開魯前方游擊之義軍

主席及軍事領袖開會歡迎，不勝感愧，子文爲國民之一份子，又忝爲政府之一員，國難發生，自維職責，日益奮勉，此次北來，與地方人士接談，益信華北地勢，全恃熱河爲屏障，保熱河即保華北，即對已失之東三省，亦有收復之希望，熱河若有疏虞，不惟華北動搖，其影響及於全國，頃來承德觀察形勢，更感熱河之重要，而前方士氣之壯盛，後方民氣之憤激，足使子文感奮有加，現在國際聯盟十九國委員會，經極詳細之研究，完全主張擁

護中國立場，日本軍閥雖強暴，終不能以一國抗全世界，故最後勝利，必屬于我，但仍盼自己努力，斷不可賴他人，日本軍閥不久進攻，我軍械軍實雖皆不如人，但以我全國之政府與人民政策一致，國論一致，我武裝同胞犧牲寶貴之生命于前，我全國人民輸力于後，最後勝利，必屬于我，子文對于前方各將士，已爲文另告，國難危迫，到此地步，非吾輩從容談話之時，惟有簡括一言，願掬一萬分誠意，奉勸吾全國各界，化除成見，團結一致，努力抗日，子文亦當隨各界之後，在職一日，盡職一日，吾全國同胞，共鑒此言，

熱河文武官吏，紛紛歡迎，頃抵此間之張學良，宋子文，張作相諸氏，彼等此來，係爲「完成抵抗日軍繼續侵熱計畫」，城中懸旗結綵，民情踴躍，本日宋氏在民衆大會演說，稱本人沿路行經此內地省分時，曾見「國際正義萬歲」之標語，因念代表世界正義觀念之國聯，將不致令吾人失望，十九國特委會對冒犯另一會員國，曾表示長期忍痛之猶豫後，卒完全擁護我方主張，故我方主張，現已成世界主張，爲此主張，在歐洲大戰中，已死亡一千萬人，彼等捨棄生命，即係

爲改良世界，日本軍閥雖不顧一切，野心勃勃，但本人不信能以一國蔑視世界已甦醒之良心也，吾人確信，最後勝利，將爲我有，吾人必須咬緊牙關，對付暫時之失望與危難，日本行將最後對吾人施其搏擊，予吾人以難名之慘遇，難脫之恐怖，一如其對我東北。淞滬與近頃在榆關之同胞，東京丸善書店所印之所謂「滿洲國」地圖，將熱河繪畫在內，日本即據此要求該省主權，現時諸君必須以心血染此地圖，以昭示世界，熱河與東北三省相同，均爲我中華之領土也，本人代表中央政府敢向諸君擔保，吾人決不放棄東北，吾人決不放棄熱河，縱令敵方佔我首都，亦決無人肯作城下之盟也云云，

張湯等通電

張學良等自承德通電，文云（銜略）均鑒，溯自藩變發生，轉瞬已十六閱月，國土淪胥，

民衆喪亡，損失之大，幾難數計，目擊時艱，憂憤曷已，當事變之初，我爲尊重盟約維持和平起見，不惜含垢忍辱，根據盟約，提請國聯裁判，冀以正誼之主張，期獲公理之實現，不圖日人貪婪，得寸進尺，我講公理，彼恃強權，我愈讓而

彼愈爭，時愈久而變愈烈，邇來且復肆其凶餓，侵榆侵熱，揆其用心，非第以我民堅忍爲懦弱，直視一切盟約如具文，時至今日我實忍無可忍，惟有武力自衛，



棄守熱河之湯玉麟

可振我軍譽，揚民族之精神，此次陪同宋院長來熱，檢閱部隊，並力曉軍人捍國

捨身奮鬪，以爲救亡圖存之計，學良等待罪行間，尤其決心，現已遵照中央確定方針，簡率師旅，積極進行只求有利於黨國，詎敢更計及髮膚，誠以時急勢迫，至此已極，舍奮鬪無以求生，舍犧牲無以救死，但有一兵一卒，亦必再接再厲，幸而成固可復我河山，雪莫大之恥辱，倘不幸而成，亦

衛民之大義，我袍澤忍辱已深，含憤已久，及經誥誡之後，均皆憤慨異常，涕泣圖報，惟茲事體大，關係全國存亡，熱河倘有疎虞，是必牽及華北，華北動搖，亦必影響全國，一髮千鈞，莫此爲甚，尙祈海內賢達，全國同胞，俱體時艱，一致奮起，俾作有力之聲援，期收最後之勝利，臨電迫切，諸維鑒察，張學良·張作相·湯玉麟·萬福麟·孫魁元·沈克·馮占海·李海青·鄧文·檀自新·彭振國·劉振東·馮庸·劉桂堂·丁緯庭·劉月庭·邢預籌·佟新五·張從雲·董福亭·劉香九·富春·石文華·孫德荃·于兆麟·王永勝·繆激流全叩·巧（十八日）印

宋張電日內瓦

宋子文·張學良到熱，並電日內瓦我代表

團，謂我政府人民因決心抗日侵略，已集中兵

力，保衛疆土，現行抵熱河省城，此行目的在完成防衛計畫，俾領土完整。免受不斷的威脅，我政府前忍辱負重，避免時局嚴重化，而於國聯謀覓取合於盟約及其他條約之調解基礎，但調解希望，已爲日本斷絕，和平希望爲日本在熱軍事行動所毀滅，雖國聯提鄭重異議，亦無所顧忌，日提似是而非之理由，謂欲維持條約權利，乃占滿洲，但侵熱未可以此爲口實，余等奉中央令，對日本侵略抵抗，



負守土之責，實爲北方人民所贊助，請將余等所處地位所採態度向國聯全世界說明我代表已將此電送國聯秘書廳。

——歡宴席上湯玉麟演詞——

今天熱河省政府。省黨部。駐軍司令部。軍政各機關。地方各法團。民衆各團體，共同集會在省府大禮堂，至誠至敬，設宴歡迎行政一院宋院長，同時並請北平軍分會張委員長及楊校長（杰）。張輔帥（作相）。朱將軍（慶瀾）。上海地方協會代表。孫軍長（殿英）等作

陪，均蒙惠然駕臨，玉麟等感激之餘，無任榮幸，宋院長學通中外，志在救國，可稱我國的大經濟家，亦可稱世界的大經濟家，可稱我國大政治家，亦可稱世界大政治家，自長部政及代理院務以來，全國經濟穩定，政治亦入途徑，蔣委員長迭次剿赤，能奏膚功，上海抗戰，終寒敵胆，轉移國際眼光，增高國際地位，皆我院長籌措軍需源源接濟的力量，現在國人一致奮鬥，僑胞爭先輸款，都是我院長聲望素孚，昭信天下的明證，熱省地處蒙邊，山路崎嶇，現因抗敵問題，我院長不辭勞瘁，親臨視察，熱忱毅力，士民同欽，年來因守土責重，未敢輕離，不能到我院長及委員長座前，時聆機宜，真是惶愧萬狀，此次鈞座聯袂蒞熱，玉麟趁此機會，得稟陳軍民兩政，更是何等的愉快，九一八後，熱省東北半壁，刁斗頻驚，加之連年旱澇為災，稅收大減，以一二百萬的進款，養三四萬的軍隊收支比較，相差甚鉅，且行政部份，尤須顧及建設，真是捉襟見肘，動感困難，對敵方面，中央既無明令進取，只好蓄精養銳，保境安民，不得不虛與委蛇，實行準備，但因交通不便，傳聞失實，國人不免有誤會熱省之真相的，惟事實具在。

毋庸深辯，玉麟爲桑梓爲國家，情義兩方，均難卸責，惟有矢志守土，藉盡天職，去春在開魯與敵交綏，擊斃敵之指揮官松井大佐，秋季在朝陽之南嶺又擊敵軍，決心抵抗，盡人皆知，雖迭蒙張委員長函電獎勵，不勝慙悚，伏思衝鋒陷陣，都是忠勇的將士所爲，自己何敢邀功，現在朝凌各縣，不斷接觸，開魯鏖戰，相繼不已，官兵的餉械，雖蒙張委員長轉請我院長不時接濟，而現在義軍雲集，食物燃料，均感缺乏，轉瞬春耕又屆，民衆失業，言念及此，不寒而慄，幸我院長我委員長同各位先生，均惠臨斯土，前途光明，大可預賀，謹代表各界敬祝宋院長張委員長及陪賓隨員諸公健康，並歡呼中華民國萬歲，各位長官萬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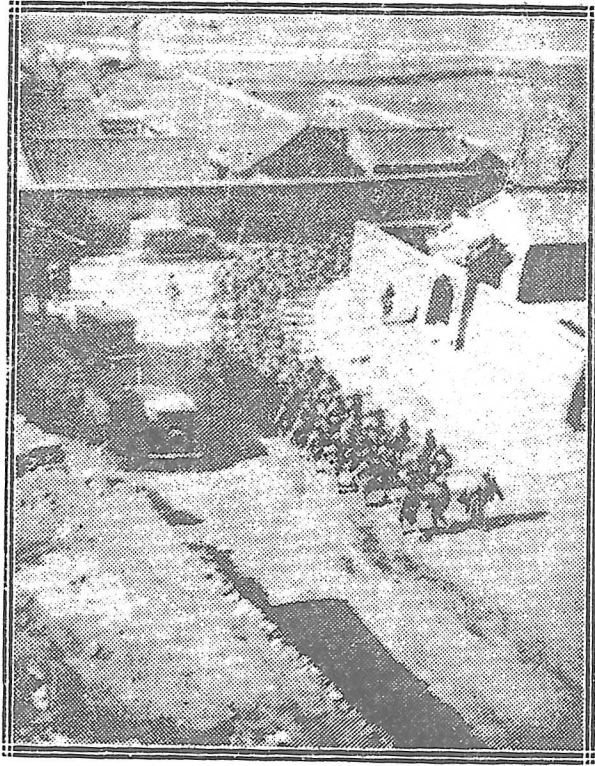
宋致前方將士詞

國方守土拒敵的衆兄弟們，我們國家年來受天災赤禍的交迫政府正在力謀安定與建設的時候，我們的鄰人日本趁火打劫，把東三省搶去，我們自審國家力量，外察際情勢，相信現在的世界，應當不是強盜橫行的世界，所以訴諸國聯，聽候公理裁判，誰知世界人盡管一致主張公理，而敵人却是始終的蠻橫霸道，最近奪了榆關，

又侵犯熱河，到現在我們全國人都澈底的曉得強盜臨門，惟一生路就是武力自衛，置之死地而後生，我們拚死才是唯一的生路，因為這個原故，所以今日諸位才站在這道戰線上，子文自代表行政，與人民對諸弟兄們三鞠躬，致慰勞與敬佩的誠意。

日本最近印行偽國地圖，把熱河和東三省劃成一個「滿洲國」叫他們的「生命線」，這是什麼話，人家的土地可說是我的生命線麼，這是條約權利，乃占滿洲，但侵熱未可以此爲口實，余等奉中央令，對日本侵略抵抗，負守土之責，實爲何等的欺侮我們，這是我們何等的恥辱，我們該把自己的血來洗刷去「滿洲國」三字奇恥大辱，我們義勇軍在東北一年多的血戰，把這污點已洗刷不少了，只待諸君完成這大功。

諸弟兄們，你們平日不是抱着殺敵報國的大願嗎，你們不是常說從今不參加內戰，只知保護國家嗎，機會到來了，爲中華民族爭人格在諸君，真是替全世界打倒強盜維持公理，也在諸君，諸君的血，要凝結做光榮我民族的燈，向天下永



◁ 警一中道德承至平北由 ▷

放光明，諸位的氣要激動全世界弱小民族，致一抵抗強權，獲得自由平等，諸君機會來了，來了。

諸君在防線上衣服不暖，飲食不飽，械彈缺乏的情形，政府當局是很知道的，是很痛心的，不過要求諸君原諒，因為是敵人破壞我們的交通，摧殘我們的商業，使得國家的收入一落千丈，政府尚須顧到各項費用，尚須顧到內外債的利息，但是政府無論如何困難，諸君必須要的東西，子文必定籌劃接洽，諸君安心拚命去殺賊好了。

說到籌劃接濟，不但政府當局如此，就是全國人民不論東西南北，莫不一致在那裏奔走呼號，援助諸君，諸君放心，你們的犧牲是有全國作後盾的，你們打到天邊，全國人亦追隨你們到天邊，你們打到海底，全國人亦追隨你們到海底，總而言之，我們全國人現在在整個的生死同命，諸君放心幹好了。

可是敵人詭詐萬端，他們從來的策略就是調唆離間，使我們家裏不和，自相爭鬥，他們好乘取利，中國人上當不知若干次了，他們認定這法子足百發百中的，所以放出種種謠言，近的說，「某軍被買」，「某軍投降」，遠的說，「南向北打」，「槍口對內」，「政府不援助」等話，諸位弟兄們，這類可笑的話，是

敵人帶侮辱性的毒計，我們要知道，中國人在這種難關早已全都覺悟，從今不會再中敵人的毒計了，就是現在東北受辱的將士，也不甘心附逆，他們常常有很明白的表示，他們的心並未一刻忘掉祖國。

軍人成功的要件，如遵守規律，服從命令，自然的弟兄都在那裏實行，不用子文來慫恿，要請衆弟兄們特別留心的就是防地百姓困苦萬狀，對他們要更多的原諒，多多愛護，我們軍民一體，才擋得了敵人。

諸位弟兄，機會來到了，你們一直往前幹吧，你們幹到天邊，全國人跟到天邊，你們幹到海底，全國人跟到海底，我們是生在一塊，死在一塊，一心一德，守土自衛，叫敵人看看我們將士的勇氣，叫全世界看看我們軍隊的精神，兄弟們幹吧，幹吧，子文謹與諸君鞠躬致敬，預祝成功，國民政府行政院代理院長宋子文。

日軍三路進攻熱河

開魯朝陽失守

日逆軍三路進攻熱河，自二月二十一日起，開始激戰。敵方以逆軍爲前鋒，以日軍爲後盾，陸空各軍，聯合進攻，威力甚猛。我軍以戰線過長，缺乏聯絡，義軍當前，指揮不一，故二十四日起，敵攻我朝陽凌源南各地，我軍因戰略關係，二十四日棄開魯，二十五日退出朝陽，北票南嶺，相繼失陷。二月二十八日大公館社論有云：『熱河戰事，起於二十三、四日而以二十五日以後爲最烈。依連日確報，朝陽開魯，相繼陷落。朝陽在承德之東，當大凌河上流，並非無險相守；顧何以北票甫失，朝陽遽去，意者因承德朝陽，相去六百二十里，戰線過長，兵力不敷分配歟，此軍事當局應負責任向民衆說明真相者也。開魯位於熱河東北部，與遼省之通遼相對，實熱防之重要門戶。守軍崔興武旅在湯部比較有力，年來迭與日本指揮下之蒙匪抗戰，

曾著功績，此次乃突以撤退聞，此尤令人駭怪。或謂：東北熱邊，爲義勇軍麇集之地，指揮不一，給養尤缺，主客軍素欠融洽，故臨戰足以憤事，且以去省遼遠，接應爲難，而地屬沙漠平原，無險足恃，尤易爲敵軍所乘，究其真相是否如此，軍事當局，亦應有以自明。」二十五日，敵向全線總攻。二十六日，以三萬軍力進攻凌南及紗帽山白石咀子各地，我軍居高臨下，頗挫敵鋒。日機連日飛平泉，葉柏壽等地轟炸，又繼增援兵三月初已在赤峰開始主力戰矣。熱邊戰事，更趨激烈，日軍服部旅團鈴木一部主力，於三月一日拂曉開始向我凌南以東紗帽山一帶陣地進攻，我軍猛烈接戰，砲火之烈，爲空前所未有，孫德荃旅長親在陣地指揮作戰。凌南以南，日軍谷儀一聯隊，由明水塘門猛攻我沙子哨各地，我方丁喜春旅長在前線指揮。劉香九旅長則往來紗帽山沙子哨之間，聯絡作戰。紗帽山陣地因敵以大砲轟擊，略有移動。我新陣地由紗帽山一帶起至腰溝一帶，防務鞏固。熱河北路，日本松田旅團，已通建平北進，茂木旅團亦到達赤峰附近。至熱河中路，日僞軍昨晨攻擊三家子，大廟，太平房附近一帶我軍陣地，皆被董旅擊退。



山谷崎嶇之中抗日軍士

○日僞軍死傷甚重
○此次攻熱之僞軍，共分南北兩路，南路由程國瑞任指揮，北路由張海鵬任指揮，叛逆指揮責則由程國瑞擔任。我軍孫殿英部亦向赤峰增援，孫氏於二十七日赴赤峰前線指揮矣。二十八日湯玉麟抵凌源視察，故前線士氣

，異常激昂。

日本陸軍當局二月二十七日下午以談話形式對於平津情勢發表聲明如下，「目下之情勢，中國軍閥之一致團結雖為不可能，然萬一中國軍於平津方舉行，或有其他危害日僑之事，當然講求「自衛」處置。現對於此事之諸般準備已完整。至熱河日軍之行動，乃係基於「日滿議定書」，協力於恢復「滿洲國」內之秩序」。秦皇島近泊日本航空母艦一艘，載飛機二十六架，其意顯在威脅平津。張垣日僑已奉令準備撤退，天津日租界日軍積極構築防禦工事，意存叵測。

暴日於國聯大會通過報告書之際，大舉進攻熱河，二月二十三日日本政府且致備忘錄於我政府謂攻擊熱河，係根據日滿議定書，妄認已極，我外部當嚴正駁斥。同時北方當局着手實力抵抗。一週以來，熱邊戰事，頗為激烈。我軍戰線過長，且以義任前鋒，指揮聯絡，諸感困難，開魯朝陽，相繼不守。最近戰事集中遼南赤峰一帶，與我軍主力戰業已開始。孫殿英二十七日赴赤峰指揮，湯玉麟二十八日至凌源視察，前線士氣，極為振憤。張學良亦將赴前線指揮，宋子文亦

將來平，協商後方接濟。最近日本航艦停泊秦皇島，用意不明，頗堪注意。華北辦事處，即在新鄉成立，北方大局，日趨嚴重，望政府人民，早作萬一準備。

日提荒謬節略

日領上村二十三日午後五時至外部謁羅，而交日政府備忘錄一件。內容分三點，（一）熱省內張軍及其他反

滿軍隊之存在，不但與『滿洲國』主權抵觸，且與熱省治安恢復不能兩立。故此
次『滿洲國』實行肅清該省內匪賊及兵匪餘黨，日軍乃在『日滿議定書』關係上
應與該國軍隊協力之立場，而『滿洲國』常向上述張軍等要求撤回關內，未能容
納其要求。故因遂行上述熱省肅清事業之結果，而引起與『滿洲國』軍協力之日
本軍爲張學良軍及其他反滿軍隊之衝突矣。此乃因張軍等留駐熱省內不得已而出
此，且其責任應由不接受上述『滿洲國』要求之中國方面負擔之。（二）惟以肅清
上述熱省爲目的而爲『滿洲國』軍協力之日本軍在熱省行動，其目的在於確保該
省之治安，此外並無他意。原則不過留駐『滿洲國』領域以內，惟張軍及其他反
滿軍隊如堅欲出於積極行動時，則難保戰局不及於華北方面。若因此發生任何事

態時，其責任悉在中國方面。(三)至『滿洲國』對反滿軍之歸順，向以寬大態度待遇，湯軍等若於此時歸順，『滿洲國』則仍照從來方針，予以寬大辦理。

外部嚴詞駁斥

我外交當局以日本節略措詞荒謬，當即起草復文，

痛加駁斥，聲明一切責任應由日本担負，該項復文於二

十三夜送出。原文如次：(一)自民國二十年九月十八日以來，以其武力侵占東三省，設立偽組織，茲又不顧一切，調集大批軍隊，進攻熱河。熱河為中國之領土，與東三省之為中國領土相同，中國政府派兵往熱防禦外國之武力侵略，乃係行使其固有之主權。日本政府竟要求中國軍隊退出熱河，顯係擴大侵略範圍，破壞中國領土主權，日本政府自應絕對負攻熱之全責。至東三省偽組織，為日本一手造成傀儡，為舉世皆知之事實，其所為之一切非法行為，日本政府尤應負其全責。中國政府因東省偽組織及所謂日滿議定書，業經迭向日本方面嚴提抗議，概不承認，茲不復贅。(二)日本應負攻熱全責，已如上述，乃日本不惟欲攻奪熱河，並稱日本軍隊之行動或將及於華北，足証日本方面蓄意侵略毫無覺悟。中國軍隊

之在熱河抗禦日本及受日本指揮之軍隊，或在中國領土其他部分內爲必要之防禦，均屬正當，如日本軍隊行動侵及華北。中國軍隊自必行其自衛守土之權，其因此發生之事態，應由日本政府負其全責。(二)熱河省政府主席湯玉麟爲中國地方軍事長官，在熱河指揮軍隊，自有守土之責，日本政府對湯主席所稱各節，殊屬有意侮辱，中國政府特予抗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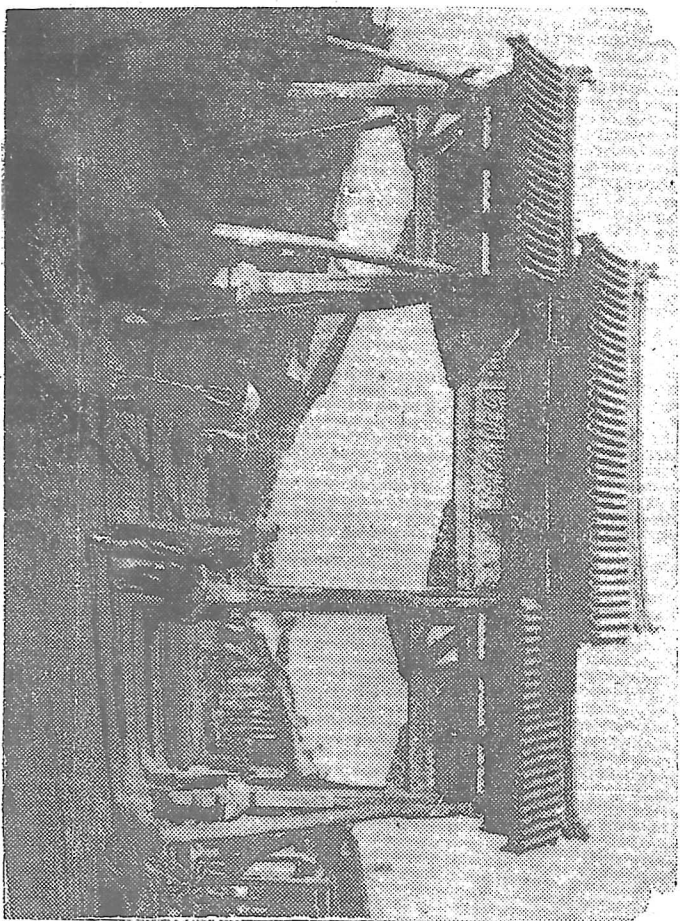
日軍犯熱之天津

津市不僅爲華北工商業之焦點，且爲帝國主義者侵略華北之根據地，自歐戰而後，德，奧，俄等租界，先後由我國收回，比租界亦由比政府交還我國管理，殘缺金甌，已恢復半壁，現所存者，尚有英，法，義，日等四國租界，此四國租界以義租界面積爲最狹小，獨據於河東與日界租遙遙對峙，該界居民最爲整齊，治安亦最優良，界內不惟無不正常之營業，舉凡土匪綁票勒贖，打家劫舍之匪案，迄未發生，其次則爲英租界，再次則爲法租界，法租界爲全市之中心線，交通異常便利，商業亦最繁盛，居民較爲複雜，治安因之遜色，至於日租界西北與華界相連，南與法租界相接，東

臨海河，該界不僅治安窳劣，一切違法犯科之營生，咸以該界爲大本營，亦可稱爲全市毒品之源地，匪徒藏匿之總樞紐，界內居民之生命財產，時有危險稍，能潔身自愛之市民僉以該界爲火藥庫，自前年日閔峻使使衣隊，擾亂津市治安後，富商巨賈，紛紛移往英法兩租界，中等居民多遷於特別一三區，較有規模之工商業亦陸續他徙，該界地價遂而一落千丈，九一八前，旭街一帶之地皮，每畝價值十萬兩，每一舖面房租三十五金不等，自去春以來，地皮每畝落四五千兩，每一舖面房跌至十餘元，市民猶不敢問津，上月日閔公然宣佈侵略熱河。該界內所有人民，相率遷避，五六日之間，約達一千餘戶，英，法，義各租界之房價，每間由十一二元漲至二十元，近日竟漲至二十二三元尙難租到即，特別一三區內之空房，亦均住滿，現居日租界之市民，多無力他徙，生命財產，完全委諸天命，至於日僑，稍有財力者，或離津回國，或躡居其他租界，其餘以小本營生之日僑，以在津尙可謀生，他往則有凍餒之虞，故日領使之令其準備一切，以便隨時退出各日僑未嘗遵照，仍安居樂業，駐津日軍司令中村，奉該國政府明令，在

津佈置防務，中村當即召集該界日籍重要人員，討論應付方針，由該界內行政委員會出名，在中日交界東南城角，電話局旁海光寺，廣興大街，南市各地，按設極堅固之鐵柵欄，上欄并按槍眼，其槍眼多寡，各地不一，此項工程，仿照英租界去年辦法，藉名防匪，并於海光寺日兵營附近，實行建築防禦工事，其重要部份之工作，每至晚間，將電網滿佈後，再派出哨兵梭巡於四週，然後動工，日領事館及中村住宅之崗兵，近日來亦展至街心，對於來往行人，時加搜索，自好之市民多繞道河東住來，均不願經過該界，故其市面日形冷落，惟一般染有鴉片煙海洛因等毒癮之流，及不法之輩，仍以該界為安全區域各，旅館內之煙窟，尙未感受影響，日閔自陷我東三省，擾我天津燬我淞滬，奪我榆關，侵我熱河，我政府對於日僑，并無歧視，保護異常週密，迄未發生糾紛，可無愧於大國民之襟度，津市日領館，藉口熱河軍事緊張，平津關係最大特照會我省府，請求切實保護天津及河北境內之日僑生命財產，河北各地及張家口一帶之日僑，自奉日使館明令準備後，均已來津，進入日租界及其他租界內，在日租界者，由日本居留民

從榆關喋血到熱河棄守



一一〇

朝陽市街光景

團收容，并無一人逗留華界，若不在華界內，我當局雖欲竭力保護，亦苦於權力所限，縱然發生糾紛，亦無責任之可負，近日來由各地來津之日僑，約在百名以上除居留民團收容者外，有力者多在準備離津回日中，及無力者，亦正在另謀棲止，日商大連汽船會社，以日僑離津者漸多，該社為便利輸運起見，特將開往秦皇島上海間之天津丸號輪船，暫行停駛，專來往天津大連兩地，運送日僑離津云。

熱河棄守之經過

湯玉麟不戰承德棄守

自熱戰開始以來，北票熱河省軍邵本良團，首先反顏事仇，致南嶺北票軍隊不戰而退，

日軍旋進逼朝陽，董福廷旅又不戰後退，該旅一營又倒戈，董旅四散，影響全盤戰局。敵軍川原部隊，乘虛直入，連佔葉柏壽等處我軍重要陣地，凌南之敵，聞風西進，於是凌源又陷。萬福麟指揮下之于兆麟等師，於二日大舉反攻，時風雪交加，敵以飛機坦克聯合向我爆發，雙方死傷均重，師長于兆麟殉國焉。惟敵對凌源一路，確置有主力部隊，對運輸上又甚敏活，且敵人突轉趨平泉，我反攻軍隊不得已退守三十家子，以圖再舉，此爲至三日止凌源前方情況。

我軍原備三日反攻，不料承德發生變化。三月一日熱省府電平，徵集大批汽車，電爲當局扣留，同時承德禁烟局職員乘汽車由熱來平，經古北口時爲駐軍扣

留，將職員送回。時承德不戰之空氣極瀰漫。二日，熱省府又將前方軍用載重汽車二百四十輛扣留。一日晚湯玉麟以此項汽車裝運私產鴉片等，向津輸送。過古北口時，爲駐軍及憲兵查覺，立即電平請示。張學良聞之，極爲震怒，當飭將汽車扣留，一律不准通過，不遵者軍法從事。

湯本人竟於三日黃昏，率所部一旅一團，離開承德，西退灤平。承德三日路透電云，「記者三日晨赴司令部訪湯玉麟，見湯正在準備。氏稱，其地位極爲困難，不知隊伍何在。疲敵欲睡之門警，時爲電話鈴聲所驚擾。頃間城中安靜異常，令人殊不信五十英里外有戰事。行宮麀鹿，仍恬然嚼草。殿角羣鴿飛鳴，一切如恒。湯氏已於下午離城。」承德漢奸於湯等走後，自稱各界領袖，於夜半東馳，歡迎敵軍。日軍得訊，急派隊西來，計一百二十八名。三日夜由建平越山嶺赴承德。四日晨十時入承德城。四日日軍主力亦至。

平方三日夜接警耗，張先電萬福麟等，繼續抗敵。一方電令湯玉麟整飭部隊，向東反攻，如來古北口，則以違背軍令問罪。對在熱義勇軍各部，亦嚴電只准

向前不准後退。如至古北口者，亦以軍法從事。四日軍分會召開會議，各委員對湯之放棄職守表示極端憤慨，多主將湯槍決，結果決定致電中央，請將熱河不戰而退之將領，予以懲處。至赤峰方面，三日晨被敵軍茂木旅團攻陷，孫殿英軍仍在附近一帶與敵激戰中。惟北路與南路，因承德已入敵手，聯絡已斷。載重汽車爲湯扣留後，彈藥給養運輸困難，在凌源前方作戰之翁照垣，以所屬均係砲兵，迭電平速運彈藥，故平中不得已，決僱人力車運送古北口，再轉熱河。

軍政部長何應欽於四日自京北上。四日晚軍事委員長蔣介石有電至平，令堅保凌源至平泉一帶陣線。惟事實上日軍三日已占平泉，湯玉麟退却之際，日軍以裝甲自動車多輛，分頭追擊，東迫喜峰口，冷口，西迫古北口。

熱戰失敗原因分析

天津大公報三月五日載熱戰失敗原因云：熱河

戰局自凌源反攻無效，平泉突被占領之後，形勢急變。湯玉麟兩三日即有放棄承德之表示，力促凌源作戰軍隊，退向承德，保彼安全。至其離熱消息，在四日午間方達北平。蓋自四日早起承德北平間有線無線

電均不通。據古北口張作相轉來報告，湯自謂已不知所部軍隊何往，當局傳語，飭其找尋軍隊，如果隻身入關，必予嚴重處分。湯主熱數年，百般揶克，民衆恨之刺骨，所部一旅有僅止四百人者，其尅扣吞餉可見。去年華北將領開會，籌議熱防，本有以宋哲元代湯之準備。後以汪精衛魚電與張學良齟齬，原來籌議之事，復行擱起。榆關事變未起前，東北軍四旅調赴熱邊，湯猶力阻其入境，自謂足以應付，幾經疏通，方得開入。日前宋張至承德視察，湯猶自稱各路已有防禦工程。有人知其不可信，曾進言於當局，當局卒不之省。湯近月得中央協濟不下四五十萬元，部下仍極受苛待，故兵心愈解體，用人尤多失當。守開魯之崔興武，爲湯部較有力者，此次希望得軍長，而湯乃以畀孟昭田，並副軍長亦不之予，崔甚怨望，故日軍甫進，崔即藉辭義勇軍攪亂，全師撤退天山。守朝陽之董福亭旅，前有團長邵本良者，因故與董之子不睦，董恣其職，且勒索鉅金，故邵銜董甚深。此次甘爲虎倀，引日軍進入朝陽而將原經統帶之兩營，煽誘從逆，此爲朝陽失守之真相。事後邵曾致函某要人，謂此舉純是雪恨，並非甘於叛國，今後仍願

聽指揮云云。董另有一團爲其子所帶，資望不够，故等於無用。湯之有力的崔董兩旅，情形如此，其終於失土棄職，理有必然也。日軍知湯不足一擊，專利用湯部背叛，更鼓動地方民團，起而驅之。即湯之忽忽退出，亦由民團起事，湯受威脅，不得不速走，遲則恐不能逃生也。日軍作戰，聞携有飛機六十架，裝甲車百輛，此即歐戰後新式戰車，與坦克車不同，體大而行速，我軍受創不少。我軍此次抗戰，除孫殿英在赤峰確有成績外，沈克在乾溝鎮頗出力。東北軍之繆徵流旅在該處亦殊得用，其在凌南凌源，悉爲東北主力部隊，如孫德荃于兆麟等抗戰皆甚艱苦。蓋日軍以大力壓迫之也。于旅聞死亡殆盡，于本人已陣亡。至于喜春旅係戰事起後，由後方調往應援，自保定至凌南，三日趕到。因路徑不熟，甫到即遇日軍服部主力部隊，以是犧牲甚大，團長死去三人，且因湯玉麟治熱失敗之故，熱民恨湯，因而恨東北軍，謂其作戰係助湯也。緣是所到多受民團之牽制，丁旅之失敗，猶不盡在日軍之猛攻也。尤可憾者，馮占海等部義勇軍，此次乃一無作用。現在各路仍有在混戰中者，因通信阻斷，情形多不明瞭云。

以上爲熱戰失敗之近因。試追根溯源，則熱戰之失敗，責在政府。

第一，日本宣傳侵熱，幾及一年，何以政府無充分之準備？東北三省之淪亡，諉之事變突發，或可欺騙人民，熱河戰事，不旬日而棄守，自表面言，責在湯玉麟，自實質言，則責在政府。

第二，湯玉麟能否負荷抗日軍事責任，政府事前寧無考慮？張學良能否負荷華北抗日軍事責任，政府事前寧無磋商。苟無考慮無磋商，是爲瀆職，是爲誤國。考慮磋商之後，明知彼等不足以當抗日重任，而不另簡賢能，是爲等於有意瀆職，有意誤國，故曰熱河事件，責在政府。

第三，熱戰發生，前方迄無總指揮之任命，後方迄無總兵站之成立，兒戲國事，伊誰之咎，曰責在政府。

湯玉麟固應懲辦，較湯玉麟重大倍蓰者，應如何懲辦乎？

宋代院長發表談話

關於熱河失陷事，五日代理行政院長宋子文在滬發表談話云。『余自熱河歸後，各軍軍事長官詢

余個人觀察熱河可守若干時。余答一星期至十日。當時聞余言者，咸笑謂即使日軍長驅直入，一無阻禦，亦須數星期之步行，方能自熱邊以達承德。十日之期，毋乃滑稽。余答以日方行軍不可以步行計程也。以數萬或數十萬舊式大軍，蜿蜒迤邐，日行數十里，用文電口頭爲勝利之宣傳，極少真正之接觸，此吾國軍事人員歷來充滿舊式戰術之觀念也。其於近代之新戰術，以數月不斷的後方的集中準備，以作最後數日之決戰，實未深切領會。諺云，養兵千日，用在一朝，此古語已爲近代戰爭顛撲不破之原則。惜吾國軍人，未嘗注意及之。此次熱河事變，日軍後方有鐵路爲之運輸，及嚴密組織之輜重制度，更加以數月之積極準備，方作最後之一擊。飛機坦克車裝甲車過山砲及騎兵，如疾風暴雨，同時而來。返觀吾國守熱河之軍隊，絕無所謂參謀工作，軍事長官通令，後方遲遲其行，太古式之車輛，用作運輸，自北平至前線，用駝騾須數星期方能運達最前線。各部軍隊一無聯絡，高射砲及掘壕工具，絲毫未備。軍士所受者，僅操場式之訓練。熱河固爲天險，若用科學的戰術，憑險以守，實有一夫當關之勢。若一依舊式，則頓成

絕地。譬如狹隘之山谷，適爲飛機大砲之最好目標。加以指揮不能統一，一朝挫敗於險隘中，土崩瓦解，不可收拾矣。熱河爲吾中華民國之土地，豈能拱手讓人。敵人誠強於我，然我守土之軍，奉政府抵抗命令，始終以血肉之軀，與飛機坦克軍大砲作一旬餘之死戰，我士兵勇敢無畏之精神，遠優於敵人，所不及者戰術與器械耳。於是承德竟以失陷聞矣。經此一旬餘之血戰，足以證明熱河將領通敵之謠爲無稽，更足證熱河非不戰而失也。政府命令軍隊抵抗，軍隊無論能守至如何程度，政府之政策，固未可予以抨擊。西語有云，吾等非必求勝而戰，縱戰而敗，可於敗中求得光明途徑。今守熱之軍敗矣，千夫所指，責有攸歸。然吾人撫心自問，與其責人，毋寧自覺。熱河之戰，與吾人以重大教訓，重大覺悟，蓋敗績之咎，不在一人，亦非在數人，在於吾國之軍制，養兵數百萬，而器械窳劣，衣食不周，幾若烏合，士兵縱能見危受命，直是驅市人而戰耳。此應歸咎於軍制之不良也。歐美各國，從軍者皆優秀份子，吾國則不然，教育遠落人後，青年一無訓練，優秀份子從軍者又絕少數。余敢謂吾國軍人若不從速覺悟，立棄十八九

世紀之戰術方式，努力於近代軍隊之訓練，則國防終屬空言而已。但吾人不因此失望，勝利自失敗中得來，舉國一致，團結奮鬥，侵略者之鐵蹄，必能為吾產生純潔光明之國家觀念，民族之興，固自血和淚中來也。去年今日，我軍肉搏，力抗侵犯淞滬之日軍，至三十餘日，舉世讚歎，目為民族英雄。乃一年之後，熱河數萬之師，決旬而潰，世人目光又為一變。實則去年淞滬抗日之軍，與現在熱河守土之軍，其淵源相同，何以勁弱如此懸殊，蓋一則為民族精神所激發，一則鋼於原始式之戰術，不能自救耳。余深望民衆及軍人于慘痛教訓中得澈底之覺悟，為吾民族求光明之途徑云。」

監察院各委
彈劾張湯案全文

監察委員劉莪青等提案，對湯玉麟，張學良失地喪師，提

出彈劾，以肅國紀，該案經監察院長于右任提呈中政會及

國府請盡法懲辦，茲將各項關係文件彙誌如次。

監察院呈中政會

爲提請事，案據本院監察委員劉莪青，劉

三子，洪起，高一涵，田炯錦，李夢庚，周利

生，姚雨平，王平政，高友唐，邵鴻基，鄭螺生，楊天驥，曾道等簽稱，查守土長官，不得退縮，經中央全會鄭重決議於先，復由政府一再頒發明令，嚴厲告誡

，乃者熱河失陷，由於湯玉麟之棄職潛逃，該北平軍事分會代委員長張學良，身膺重寄，統率無方，失地喪師，動搖國本，併經委員等提出彈劾，請付懲戒，但以彈劾僅依法移付，懲戒僅免職而止，似此貽誤國家民族之極惡重罪，何能拘于尋常之懲處，若不加以最嚴厲之制裁，其何以堅固軍心，挽救危局，應請中央將違玩命令失陷地方之張學良湯玉麟等，盡法懲治，以肅國紀，等語，查該委員等懷職責之所在，惻薄譴之不足蔽辜，以處非常，執辭迫切，理合據情提案，敬請公決施行，右呈中央執行委員會政治會議，委員兼監察院長于右任，三月七日。

邵鴻基提劾湯玉麟文

(一) 監委邵鴻基提劾熱河省主席湯玉麟案
原文，爲提案事，查自暴日進犯熱河，華北震動，凡我軍民，莫不敵愾同仇，誓死抗日，冀圖最後之勝利，不期熱河政府主席湯玉麟，於本月四日，竟棄承德，背職潛逃，致使日軍長驅直入熱河省城，(即承德)查湯玉麟身爲一省主席，兼任前方抗日總指揮，乃於不抵抗之下，失地千里，使全熱人民，遽遭塗炭，實屬罪不容誅，若不盡法懲治，則國法奚存，影響

外交更甚，茲特依法提出彈劾，請將熱河省政府主席湯玉麟，即日移付懲戒，以爲不抵抗者戒，再本案喪權失地關係國家存亡至鉅，應併呈請國民政府施以急速救濟之處分，立將湯玉麟拿辦，以維國法，謹呈院長于，監察委員邵鴻基，附暨委劉莪青等審查報告，爲呈報事，案奉交下邵委員鴻基，彈劾熱河省政府主席湯玉麟棄職潛逃一案，經審結果，認爲湯玉麟任熱河防禦專責，於不抵抗之下，失地千里，應即移付懲戒，以爲守土不力者戒，謹呈院長于委員劉莪青，田炯錦，高友唐。

劉莪青等彈劾張湯文

劉莪青等六監委彈劾張學良湯玉麟原案，爲華北軍事委員會分會委員長張學良，熱河省

政府主席湯玉麟，抗日不力，失地誤國，特行提案彈劾事，竊以張學良在九一八以前，身任東北地方長官，以不抵抗而失瀋陽錦州各地，業經本院彈劾有案，此次暴日犯熱，我中央政府，密令抵抗並責成張學良負華北軍事責任，關於抗日軍需各品，亦交由張氏支配，張氏受命之初，雖曾遣兵調將，實無抵抗決心，就其

分配軍需品之情形，已可表現，開戰以後，其主力部隊，不十日敗退六百餘里，尤足證明，查我軍參加熱防者，爲湯玉麟部，約四萬餘人，張氏直屬部隊約三萬餘人，孫殿英部隊，約三萬人統計十萬人以上，當時日逆攻熱準備，我方早已洞悉，在軍事關係上，除灤東必須嚴防外，熱防之重要，實不待言，張已領得中央餉款三百餘萬元，彈五百餘萬發，對於參加熱防部隊，自應公平支配，充分補助，方爲有益，然據委員等所知，張對孫殿英部，僅給予開拔費三萬元，彈三十萬發，而孫部所任之防線，則爲北路之赤峰，距離後方既遠，繼續接濟自難，乃張氏僅予此數，豈非兒戲，又查此熱次防佈置，最前方者，在北爲開魯，在南爲朝陽，其次在北爲赤峰，在南爲凌源，居其中者爲建平，再其次則爲平泉承德，守開魯者爲熱軍崔旅，守朝陽者爲熱軍董旅，守赤峰者爲孫殿英部，在其他各地，擔月二十五日，與日逆正式接觸，至本月四日，而承德失陷，所未失者，僅一餉彈任防務者，則爲張湯之主力部隊，自上不足之孫部所守之赤峰，查開魯至赤峰五百餘里，朝陽至凌源約三百里，凌源至承德亦三百餘里，戰爭開始僅三日，崔

旅已退至赤峰附近，董旅已退至凌源附近矣，孫以孤軍受崔旅敗退部隊及義勇軍馮占海劉桂堂附逆之影響，尙能抗戰堅守，直至承德已失而未退，以張湯之主力，守天險之建平凌源乃未及三日即行放棄。又三日而平泉承德亦陷，無論日寇進攻。如何神速，果張湯部隊，肯抵抗者，決不至未及十日，損失六百餘里之防地，況張學良任華北軍事全責，湯玉麟以熱河主席。兼任集團軍總指揮，自開戰以來，均未親臨前線，其無抵抗決心，實可概見，淞滬之戰，十九路軍，尙能堅持數十日，張湯憑藉天險，手握重兵，應如何努力犧牲一切以赴之，今竟若此，張湯之肉，其足食乎，茲特提案彈劾，應請轉呈中央，繩張學良湯玉麟以國法，以爲守土不力者戒，謹呈院長于，委員劉莪青，周利生，高一涵，田炯錦，劉三王平政三月七日，附監察于洪起等審查報告原文，爲呈報事，案奉交下劉莪青等六委員彈劾喪失國土之軍事分會委員長張學良，熱河主席湯玉麟抗敵不力，失地誤國一案。委員等認爲張學良湯玉麟，既失三省，又棄熱河，其喪權辱國，事實昭然，如再不嚴厲撤職懲辦，其何以勵戰士而挽危局，應將張學良湯玉麟，移付懲

戒，謹呈院長鈞鑒，于洪起李夢庚姚雨平。

高友唐等彈劾張湯文

爲提案事，查國家威信，首重紀綱，疆吏天職，責在守土，綜覽史鑑，歷代戰征，凡軍嚴肅者，無不勝算立操，凡姑息寬從者，無不敗績奔潰，如影隨形，如響斯應，遠者不必論矣，徵之宋明清之歷史，宋節度使梁方平失黎陽，金人渡河，靖康立誅之，明都御史楊一鵬失鳳陽，流寇南竄，崇禎立予棄市，此外則因失守封疆，一日而戮巡撫陳祖苞總兵吳國鎮等三十六人，降及前清何桂清，失守金陵，青磨失守武昌，均予正法，鴉片烟之戰耆英以尖大沽，賜令自縊，中法之戰，唐炯徐延旭以失桂邊而拿辦，中日之戰衛汝貴，以失平壤而梟首，葉志超龔照瑗以失旅順而永禁，皆歷歷可數，從未有一而再，再而三喪師失地，政府既不加以懲處，當事者亦靦然面目，毫無羞恥，如今日之張學良者，張學良前以副司令兼邊防司令長官，後以綏靖主任兼代軍事分會委員長，統轄五省之地，軍隊至三十萬元之多每年糜款至四五千萬之鉅，而東北海軍，與航空及兵工廠，尙不與焉，職權非不高

也，耗款非不多也，軍隊非不衆也，器械非不精也，詎九一八倭人發難，不崇朝而遼寧失，吉黑繼之，以友唐等所聞，當倭軍砲攻北大營時參謀長榮臻由瀋陽四次電話請示應付方針，張學良方在中和戲園觀劇，直至曲終返寓，瀋陽已陷，張學良爲掩飾計，美其名曰取不抵抗主義，誠古今中外所罕聞，不抵抗三字，在軍事詞典中可謂最新之名詞，在各國軍事學中，可謂最新之戰略，兩年以來，社會之責難，報紙之攻擊，日有所聞，政府曲爲優容，未加譴責，論者謂政府希望其戴罪圖功，勉觀後效，近則榆關淪陷，熱河全失，所謂圖功，功於何有，所謂後效，效於何見，雖有秦儀之舌，亦無從爲之辯矣，假令九一八以後，張學良稍有人心，力加振作，臥薪嘗膽，運籌帷幄，未始不可收回失地，藉贖前愆，乃不意張學良盤踞北平，肆意荒淫，酣歌恒舞，對軍士餉糈，數月不發，終日不得飽食，嚴冬尙無棉衣，此誠傾西江之水不足滌其污，罄南山之竹，不足盡其罪也，至近日熱河告急，張學良利用機會，要挾中央，索取餉械，開戰以來，更捏報軍情，誣張勝利，而北票南嶺朝陽承德，不及十日，相繼不守，斷送東三省，已萬死不

足蔽辜，再以熱心資敵，更百隊難辭厥咎，爲此依法，提出彈劾，擬請政府爲緊急之處分，立將張學良明正典刑，并嚴拿湯玉麟，一併駢誅，以肅軍紀，而勵戎行，仰友唐等尤有言者，用兵須先立軍威，作戰尤重激士氣，喪師失地，邦有常刑，軍事委員長蔣中正，赴鄂贛剿匪，對於各路軍官，有失城處死之嚴令，用能將士用命，克奏膚功，張學良喪失國土，至四省之廣，其應處死刑也，毫無疑義，若政府再不聞不問，似軍法僅施行於下級，而綏靖主任兼代軍事分會委員長，則在議親議貴之列，恐非共和國家所宜出此，况熱河既陷，華北動搖，各將士以張學良既逍遙法外，喪師失地。無關重輕，孰肯拚命禦敵，必至望風潰逃，其危險有非友唐等所忍言者，是皆因寬宥張學良所釀成也，務乞政府當機立斷，迅予施行，振前敵各軍之士氣，慰全國人民憤恨不平之心，收回已失之土地，轉移列強之視線，胥套此一舉也，東北幸甚，國家幸甚，謹呈院長，監察委員高友唐，李夢庚，邵鴻基，三月七日，附監委高一涵等審查報告原文，爲審查報告事，查張學良斷送東三省，委員等已於去夏依法彈劾，靜候中央懲處，今熱河又告失守

，所謂代軍事分會委員長，所司何事，委員等認爲情節重大，事變非常，應請院長撥緊急救濟條文，特案提請中央將張學良湯玉麟立正明刑，以勵人心，而挽危局，謹具報告如右，委員劉三，高一涵，周利生。

監察院呈國府原文

呈爲轉呈事，案據監察委員邵鴻基呈稱，

查自暴日進犯熱河，華北震動，該省政府主席

湯玉麟，於本月四日，竟棄熱承德背職潛逃，致使日軍長驅直入熱河省城，失地千里，實屬罪不容誅，茲特依法提出彈劾，請將湯玉麟即日移付懲戒。並請

國民政府，立將湯玉麟拿辦，以維國法，當交監察委員劉莪青田炯錦高友唐審查去後，嗣據報告稱，奉交邵委員彈劾湯玉麟棄職潛逃一案，應即移付懲戒等語，又據監察委員劉莪青周利生高一涵田炯錦劉三王平政呈稱，華北軍事委員會分會委員長張學良，在九一八以前，身任東北地方長官，以不抵抗而失瀋陽錦州各地，此次暴日犯熱，雖曾遣兵調將，實無抵抗決心，開戰以後，其主力部隊，不十日敗退數百餘里熱河省政府主席湯玉麟部參加防者，約四萬餘人，自上月二

十五日，與日逆正式接觸，至本月四日，而承德失陷，張學良湯玉麟均未親臨前線，其無抵抗決心實可概見，茲特提彈劾，應請轉呈中央繩張學良湯玉麟以國法，以爲守土不力者戒，當交監察委員于洪起李夢庚姚雨平審查去後，嗣據報告稱，奉交劉委員我青等彈劾張學良湯玉麟抗敵不力失地誤國案，應將張學良湯玉麟移付懲戒等語，又據監察委員高友唐李夢庚邵鴻基呈稱，張學良前以副司令兼邊防司令長官，後以綏靖主任兼代軍事分會委員長，統轄五省之地，軍隊至三十萬之多，每年糜欸至四五千萬元之鉅，詎九一八倭人發難，不崇朝而遼寧失，吉黑繼之，至近日熱河告急，張學良利用機會，要挾中央，索取餉械，而北票南嶺朝陽承德，不及十日，相繼不守，綜論張學良之罪狀，斷送東三省，已萬死不足蔽辜，今再以熱河資敵，更百隊難辭厥咎，爲此依法提劾，擬請政府立將張學良明正典刑，並嚴拿湯玉麟，一併駢誅，以肅軍紀，而勵戎行，當交監察委員劉三高一涵周利生審查去後，嗣據報告，稱張學良斷送東三省，今熱河又告失守，委員等認爲情節重大，事變非常，應請援緊急救濟條文，特案提呈中央，將張學良湯玉麟，立正明刑，以勵人心，而挽危局等語，據此，查究張學良湯玉麟失

土辱國，罪有應得，國家若不明正其罪，處以嚴刑，其何以飭戒行，而固國本，用是彙呈各案，即祈鈞府依法交付懲戒，並依急速救濟處分，將張學良湯玉麟等，盡法懲辦，以肅綱紀，而救國脈，理合繕附各提案，呈請鈞府鑒核施行，謹呈
國民政府主席林，監察院院長于左任。

熱河棄守華北政局一變

張學良辭職

如下。

張學良七日已電政府，引咎辭職。原電極長，略錄自東北淪陷之後。效命行間，妄冀待罪圖功，勉求自贖。詎料熱河之變未逾旬日，失地千里，固有種種原因，釀成惡果。要皆學良一人誠信未孚指揮不當，以致上負政府督責之殷，下無以對國民付託之重，戾愆叢集，百喙奚辭。又學良當二十年夏季，大病未復之時，即遭九一八之變，責職所在，何敢偷安旦夕，生死榮辱，皆以置之度外。而兩月以來，應付愈艱，情急勢拙，事與願違，遷延一日，苦痛一日。學良雖粉身碎骨，亦無補於國家，無益於大局，應懇迅賜命令，准免各職，以示懲儆。一面迅派大員接替，用伸國紀。轉還之機，在此一舉。學良渥蒙政府矜貸，嗣後有生之日，即報國之年。

電末謂政府寬其譴謫，勉予自新，深恐尸位之過小，誤國之罪大等語。聞此電發後，政府尙無覆電到平。

蔣委員長北上

承德棄守後，承德軍隊由西南退古北口，平泉軍隊南向退喜峰口，凌源軍隊南向退冷口與界嶺口，冷口已爲服部旅占領。入承德之敵軍爲川源部隊。湯玉麟攜其資產，退灤平，一說曾至古北口，最近行踪不明。

我方新集結陣地，一方在寬城迤北之白石拉子山，此路包括凌南凌源一帶後退之各部隊。另一陣地在灤平以南古北口以北二十里之喀喇河屯。北路孫殿英軍退出赤峰後，現仍在赤峰圍場間與日軍苦戰。古北口外築有堅固溝壘，平熱大道亦有嚴密戒備。五日反攻，分兩翼前進，左翼已抵青石嶺，右翼越鞍匠營沿漢兒嶺南麓挺進中。一〇七師張証枋師長，赴前線指揮。六日晨九時，敵機十二架飛古北口轟炸，同時有敵軍騎兵及裝甲車猛攻我古北口附近陣地。該方面形勢極緊張，喜峰口亦有戰事。商震軍黃師長光華，五日晚率部至遷安，六日繼進，七日



蔣 早我三十二軍黃光華師之蔣團（紀珂）克復冷口。冷口日
介 軍已於七日拂曉開始向後撤退云。萬福麟部退集三十家子
石，日軍復以裝甲自動車三十餘輛，衝破前線，猛撲平泉，
萬部一面令衛隊營堅強抵抗，一面在小寺溝佔領障地，掩護大部隊退集寬城。積
極佈置，防務鞏固，兵士咸願與敵決一死戰。

張學良代表王樹翰六日在京分謁朱培德，葉楚傖，羅文幹各要人，代張報告
熱事經過。五日晨國防會中對華北自衛抵抗計劃，電令華北軍事長官，遵照辦理
。軍委會傳令嘉獎孫殿英，抗敵有功。北平軍分委會曾電蔣委員長報告，六日接
蔣覆電，令繼續抵抗。

蔣五日晚在贛召各將領會議，決將剿匪軍事交陳誠賀國光等負責。本人於六
日晨飛漢，下午四時到達，即赴總部辦事處休息。其衛隊則於五日晚乘楚有艦，
六日午抵漢，八時半全登大智門平漢專車，當晚北上。蔣在總部晚餐後，十一時
半赴大智門車站，乘專車北上，楊永泰，何競武隨行。目的地未詳，或先到鄭。

在北平之何應欽偕楊杰，於七日晚八時餘由西便門車站乘包車一輛赴石莊，候將。劉時劉鎮華七日晚七時自汴到鄭，候迎蔣，張繼與劉同車到鄭，定八日早赴新鄉，參加華北辦事處成立大會。想蔣北上後對抗日軍事，當有積極計畫也。

蔣氏北上經過

熱河戰事發動之時，正爲江西剿共吃緊之

日，張學良先會迭電蔣委員長北來主持，蔣以贛事正急，礙難分身，屢電張氏，促其迅赴前線督師，關於後方之事，允爲盡力援助，如至十分必要時，可以抽身北來一行，在熱戰起後數日間，蔣每得平電，輒繞室沉思，苦難兼顧，及承德四日不守之電訊到來，蔣極震怒，五日即乘飛機轉漢，携極少數之重要人員兼程北上，八日抵石家莊，設行營焉，蔣迄未離開車站，秘書長等悉在車上辦公，其緊張情形，完全係戰時狀態，石莊雖未宣布戒嚴，但車站附近，傍晚即有步哨，而郵電檢查異常周密，任何新聞電，非經行營秘其長簽字，不許譯發，蔣到石後即電太原通知閻錫山氏，另電晉主席徐永昌氏邀其到石一晤，徐於九日午間應召而來，即與蔣見面，且稱閻氏準備即來，蔣以其時

張學良氏已到保定，決定赴保而談一切，囑徐在石稍待，候由保歸，再請閻晤叙，十日清晨蔣自保回，徐隨往謁，當承蔣命，電呈閻氏，謂蔣已在石候教云，旋聞又逕電蔣，表示個人對抗日意見，蔣閱後佩甚，親自覆電，請閻即來，該電係限一小時拍到，故石莊至十日傍晚已得閻氏即將起程消息，預定十一日午前可到，蔣之行營，將常設石莊，至其行動則多於必要臨時決定，任何人不能預知也。

蔣張會面一幕

先是蔣既北上，張即電稱將躬親來迎，蔣屢阻其行謂北平需張坐鎮也，九日午前既得張已南下之報，未幾張到保定，且在車站與甫經到石之宋子文氏通話，蔣乃派宋與何應欽等先往迎晤，宋且負有與張商榷其出處問題之使命，蔣接見徐永昌後，即命專車北開，當時石莊曾傳有蔣張在定縣會見之說，以蔣之行動。素予人以不可測也，至十日前，專車返石，方証明係在保定晤談，而其情景，足成一幕歷史劇，聞兩人共談二次，第一次談話歷一時半，除宋子文外，無他人在座，據傳張除報告熟戰經過及種種為難情形外，關於自身出處，陳述四點，⊖願受免職留任戴

罪圖功之處分，親率東北軍全部赴前線反攻規復承德，(三)完全辭去本兼各職，將部隊交與中央，(四)召集所部各旅會商去留，(五)即日離開北平，幾經商討之後，決用二·四兩點，惟蔣仍請其權回專車充分考量，再作最後之決定，張至是退回專車，過一小時後，再來見蔣，謂決計於後日(即十一日)飛機赴滬，實行下野，所部請分交于學忠·萬福麟·何柱國·王以哲四人接統，並將現存軍實等等詳細告蔣，蔣極致慰勉，允負全責，妥爲料理，決不令東北將士爲難云，商畢，蔣張各返，宋子文則返上海，準備招待張氏云。

張學良實行下野

承德陷後，內外震驚，國內各方對熱戰負責將官，備致責難，張學良氏與蔣委員長在保定會晤之後，決定准張辭職，而以軍政部長何應欽駐平代理，由中央自行負抗日軍事全責，張氏返平後，前夜召集所屬，說明引去之決心，日內即飛

滯暫住，表示離職，何應欽氏亦於十一日起實行代理軍分會委員長，候中央命令，再正式接任。東北軍負責下之華北局面至此一變，由中央直接負責矣，蔣委員長並定日內在石莊發表告東北將士書，撫慰東北將士，茲誌各方詳情如左，

張勉部屬報國贖愆

張氏由保定返平後，即召部屬于學忠·萬福麟·榮臻·王樹常·劉哲·劉尚清等文武官吏，

於前晚九時集順承王府聽訓，張訓話有說明謁蔣情形，繼述其本人決定引去之意，略謂本人此次辭職，無論對國家對個人，皆為必要，就國家言，本人早應引咎辭職，退避賢路，九一八事變，事出倉卒，猶有可說，但此次旬日而失熱河，又將何解於國人，我們即幹不好，又不讓別人幹，那是最不對的，就個人言，本人身體多病實難任此艱鉅，蔣先生為整個大局着想，同時對本人也是仁至義盡，你們為國家服務，不是為學良個人服務，你們服從蔣先生，就是服從我，你們對不住蔣先生，也就是對不住我，你們或者因為怕地位動搖，而生出一種不安的心理，但是你們若是盡忠為國，蔣先生一定仍然重用你們的，本人此去休養身體，養成

健全之身體後，再報國家，而贖前愆，最後希望諸位，秉承蔣先生意旨，努力為國，勿以本人為念等語，次言曾提及前此汪精衛對彼攻訐之事。

各將領之態度一斑

張氏言詞堅決，並未徵求各將領對彼去留之意見，于學忠·劉哲·劉尙清等表示凡有利

國家者無不聽從，張深嘉納，一部份將領表示挽留，請張暫勿離平，張因決心求去，對此一部份將領只加撫慰，訓話畢，即擬定下野通電，於十一日上午三時發出原文如下，（銜略）均鑒，余父與余歷以保持中國在東北之主權為己任，余父以身殉焉，迨余就任以後，仍本先父遺志，始終以鞏固中央統一中國為職志，兢兢業業，未嘗或渝，即如不顧日本之公然恫嚇而易幟，輔導國民黨在東北之活動，與夫民國十九年秋，余奉命入關，擁護國中統一，凡此種種，事實具在，蓋余深信，惟健全政府，然後可以禦外侮也，九一八之變方興，余以臥病在平，初以為訴諸國聯必主張公道，及乎日軍侵熱，余奉命守土，乃率師整旅，與敵周旋，接戰以來，將士效命者，頗不乏人，無論事之成敗，然部下之為國犧牲者已以萬計

矣，此次蔣公北來，會商之下，益覺余引咎辭職，即所以效忠黨國鞏固中央之最佳方法，故毅然下野，以謝國人，惟眷念多年袍澤，東北之健兒，孰非國家之將士，十九年奉命率其入關，援助中央，於今國難未已，國土未復，無家可歸者數萬人，但盼中央熟察彼等勞苦，予以指導，並請社會人士加以援助，彼等爲國爲鄉，皆抱熱誠，並熟於東北情形，倘遇報國之機，如以使用，必得爲收復東北之效命，遂其志願，免於挑撥，余願始足，並盼國人鑒余誠摯，諒余庸愚，雖懲尤叢脛，惟余本心只爲國，餘皆不復計及也，張學良叩蒸（十日），

軍隊善後佈置已定

關於軍事善後佈置，當此抗日緊急之時，關間重要，蔣張在保，大致商定東北軍分爲四軍，由于學忠·萬福麟·何柱國·王以哲四人分別統率，由軍分會指揮，前夜張對部下訓話後，並將各軍所屬部隊分配如下，⊖第一軍于學忠，所屬計步兵李振唐·董英斌·杜繼武·陳貫羣四師，騎兵白鳳翔·張成德兩師，砲兵王和華旅，輜重牛元峰旅，此外張氏直接統率之衛隊旅劉多荃部，爲東北軍之精銳，決改爲



A 東北軍在此駐守，其防線由齊齊哈爾至賈木蘇一帶，其防線之北，即為熱河省之北界。東北軍在此駐守，其防線由齊齊哈爾至賈木蘇一帶，其防線之北，即為熱河省之北界。東北軍在此駐守，其防線由齊齊哈爾至賈木蘇一帶，其防線之北，即為熱河省之北界。

從榆關喋血到熱河棄守

第十九師，歸于氏指揮，②第二軍萬福麟，所屬計于兆麟，王永勝，丁喜春，孫德荃，沈克等六師，③第三軍何柱國，所屬爲其原兼之一師（即第九旅）及繆徵流常經武三個步兵師，及王奇峰之騎兵師，④第四軍王以哲，所屬計其本所兼之第一百零七師，及何立中兩步兵師，張廷樞之騎兵師，翁照垣之砲兵師，尙有郭希。之騎兵師，則撥歸第三十二軍商震指揮。

國府明令准辭

國府十二日命令，(一)北平政務委員會常務委員兼代軍事委員會北平分會委員長張學良呈請辭職，應即准予免職，此令，(二)特派軍政部長何應欽兼代執行軍事委員會北平分會委員長職權，此令，

何應欽視事

軍委會北平分會代理委員長張學良辭職已准，由軍政部長何應欽氏駐平代理，並自十一日起實行負責辦公，當晚八時後，在居仁堂行轅召集軍分會組長以上職員訓話，囑各安心供職，並謂其本人一切皆本天下爲公主義，用人以人才爲標準，決不更動等語，至九時許始散，昨日上午何氏偕軍分會常委蔣伯誠等赴軍分會正式視事

，該會常委榮臻萬福麟等先迎入辦公廳稍談，旋在廳外接見全體職員，並致訓詞，略謂張代委員長辭職後，中央暫令本人駐平代理，惟當此國難期間，仍希各位照常努力，為黨國服務，並謂決不有所更動，何氏訓話畢，即在辦公廳批閱文電，今後將逐日在會辦公，華北軍政長官一切照舊，河北省主席無變動，王樹常氏雖辭衛戍司令，業已加以慰留，目前戰事緊急，平津治安關係重要，仍責成原負責長官努力維護，又何氏就職後發表談話，原文如次，予此次北上，本係奉命視察，現因張代委員長辭職離平，此間事務又不可一日停頓，乃遵奉蔣委員長電令，以軍政部長名義，於張代委員長離平期間，接代一切，以免職務中斷，至於分會組織及人員，均仍照舊，並不變更，一切事務亦照常進行，值此國難當前，憂患孔急，本人雖體弱才輕，在蔣委員長尚未北來以前，亦祇有勉盡職責，努力做去也，軍分會辦公廳主任榮臻已決定辭職，新任代理委員長何應欽以辦公廳主任職務重要，不可久懸，已內定由軍分會常委蔣伯誠兼任斯職，但蔣氏對此尚在謙遜中，此外辦公廳廳副朱光沐已隨張學良離平，廳副一職由第一處處長陳欽若代

理，第三處副處長湯國楨辭職，何氏委由高勝岳代理，又政委會情報處裁撤，所
有人員發薪一月，何應欽氏以在此時局緊急時期，已決定於軍分會內另設情報機
關云。

張學良離平飛滬

離平南飛

張學良氏下野後，原定十一晨抵滬，臨時改定十二日離平，

十一晚十時後，在順承王府私邸約何應欽蔣伯誠等有所會談

，十二晨八時偕朱光沐譚海及衛兵等十餘人，分乘汽車赴清河航站，登福特飛機
離平，張舊部萬福麟·榮臻·王樹常·鮑毓麟，邵文凱等皆集站送別，九時一刻
福特機南飛，

到滬情形

當日下午六時十分飛機到虹橋機場，宋子文偕兩弟·吳鐵城

·戴戟·美領事等百餘人候迎，市府派保安隊一中隊嚴密戒

備，並派樂隊奏樂，張與端納，李應超及兩副官一醫官同來，衣淡灰色皮袍，精神尚佳，下機後，即與宋·吳等握手寒暄，旋乘宋之汽車偕到宋宅傾談，五時偕宋等到滬上有名之福煦路一八一號寓所，該屋去年為地方維持會會所，近為空屋，今打掃為張下榻，法捕房派中西捕二十名在此保護，宋亦派衛士四名，張擬日內先赴抗一行，並定十四日在虜招待報界，

發表談話

張學良十二晚發表公開談話云，鄙人辭職，在北平已有通電，掬誠敬告全國同胞，東北軍乃國家之軍隊，身為軍人，既已解除職務，將所統國家軍隊還諸中央，無復再有意見可以申述，在鄙人卸此重任，得以閒暇，勵志修身，增益學識，為一良好之國民，此乃平素求之而不可得者，今竟能達此希望，此後深願社會人士暨我友朋均以平民相看待，何幸如之，至國家之事，鄙人所知者，亦為諸君所知，故無可奉告者也，

本書結束尾聲

自九一八事變以來，我全國上下無時不言抵抗，無人不言惟抵抗乃能圖存，似我一抵抗即足以使敵人望而生畏，不再前進，我再抵抗則東北失地可復，以往國恥即可消除，是故更進而倡爲「長期抵抗」之言，以爲如此可以勉勵國人，亦可以稍緩敵方之威脅矣，然而事變迄今，瀋陽之被佔，錦州之失陷，并未收復，淞滬之役，喋血未乾，而榆關又復淪陷，熱河繼之棄守，節節進逼，華北局勢，岌岌可危，中國之空言抵抗，而日方慾念難磨，祇圖旦夕之苟安，無長久之大計，坐失國土，誤國已深，敵方蠶食我國，今日據一地，明日割一城，乃借口治安，動曰和平，復號於世界曰，「中國非近代國家，無近代組織，」故可以隨意割切也，我若祇言抵抗既乏整個的有計畫組織，而僅以地方一部分之力，與敵人全軍相抗，勝敗之數，豈待龜筮。

且東北三省富甲東亞，一朝之間，竟爾坐失，我縱曲意求全，渴望和平，而

敵則鐵騎四出，攻城掠地，錦州已沒，又失榆關，熱河棄守，長此困守，將何以自全，敵方欺我實力薄弱，必將委曲求全，以謀妥協，殊不知我愈求苟全一時，愈望和平，而敵方則愈加突進，愈肆猛攻，縱任其縱橫蹂躪，猶未必能求得和平也。

我國積弱，固非一日，然地廣人衆，天賦特厚，設使有積極之領導，轉敗爲勝，自亦不難，敵方國力疲弊，僅以本年度預算二十二億三千萬圓日金觀之，即有不勝擔負之概，其國債之積累，且至百億日金，如再增兵對華，每增兵一師團，至少增加軍費三千萬圓日金，正式對華作戰，假定其出兵一百師團，年費至少在五十萬萬日金以上，以敵方今日之國力，一年之間，即耗其國富二十分之一，縱令其作戰而勝，亦必爲歐戰後之德意志第二無疑。

日之對我所以敢於得寸進尺，繼續侵略不已者，特欺我國民萬無爭鬥精神耳，如我真能全國動員，亟起一戰，奮民族革命精神，爲百年歷史爭鬥，則西山落日之敵，烏能作持久之戰，亞爾薩斯洛連被割之往事可師，波蘭亡國裂土之仇已

復，我有三千四百四十四萬三千餘方里之地積，擁四億以上之民衆，拚命爭鬥，則東北地域，豈任敵有。

是以今日之中國，欲圖立國生存，萬不宜再事敷衍，作消極無爲之抵抗，長敵人之氣燄，當前之急，尤須對現實有確切之認識，勿過畏敵人之武力，奮力興起，爲舉國必死之爭鬥，惟爭鬥乃能求得生存，惟爭鬥乃能保我民族，現已大難當前，禍迫眉睫，忍無可再忍，讓無可再讓，急起爭鬥，方是一條出路。

本書就此停筆，因出書倉促，編輯內容，欲求書無瑕疵，自屬難能，故希讀者予以同情諒解，本書完成，諸承各方贊助，楊汝泉君復爲本書作「感言」一篇，尤爲增榮匪淺，用申謝忱，謹此銘感。

從榆關喋血到熱河棄守

中華民國二十二年三月十日
第一版由一至一萬冊

從榆關喋血到熱河棄守

(全一冊)

定價五角 郵費加一

編輯者 晨光學社

主編者 浙津郝伯珍

法租界天祥旁

發行者 天津佩文齋

分售處 各地書店

派報社均有代售

版權

所有

#6

602797

602797

602797

XXXXXXXXXXXXXXXXXXXX

XXXXXXXXXXXXXXXXXXXX

XXXXXXXXXXXXXXXXXXXX

XXXXXXXXXXXXXXXXXXXX

XXXX

XXXXXXXXXXXXXXXXXXXX

XXXXXXXXXXXXXXXXXXXX

XXXX

XXXXXXXXXXXXXXXXXXXX

XXXXXXXXXXXXXXXXXXXX

XXXX

1.00